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中国家庭钢琴热带来的喜与悲

报告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家庭钢琴热 带来的喜与悲

刘元举

中国家庭钢琴热 带来的喜与悲

刘元举^{*}

原刊编者的话：钢琴是西方人稀罕过的奢侈的乐器。然而到了 20 世纪后期，中国居然爆发了一场钢琴的狂热。成千上万的家长着了魔似的不顾实际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强迫自己的孩子去学钢琴。纯真孩子的心灵于是遭受无情蹂躏，痴心家长的人生于是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中国千百万家庭无法割舍的钢琴梦，是耶？非耶？曾以《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畅销全国的著名作家刘元举新近变换视角精心采写的这篇报告文学

* 刘元举，1954 年生，山东龙口人，现在《鸭绿江》杂志社任职。著有报告文学《黄河悲歌》、《中国钢琴梦》等。此文系长篇报告文学《不能光记住泪水——一个郎朗与一群郎朗的故事》的部分章节，原载《北京文学》2001 年第 9 期。

力作，相信会引发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家长的诸多震惊、感慨与深深反思……

上篇 遗憾人生

坦诚地说，遗憾属于每一代的家长，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家长，遗憾的情结似乎更为严重。遗憾的构成有时代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

遗憾越多越强烈的家长，就越是渴望从他们的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损失、自己的自尊、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虚荣、自己的成就感。他们想找回的太多太多，他们就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得太多太多——
——本篇题记

如果没有那些年的失误或曰浩劫，中华民族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没有那么多大的损失，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遗憾；没有那么多大的遗憾，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补偿意识。受儒教文化的影响，受经济关系的制约，中国人习惯于寻找抑或维系一种自娱的平衡。然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中国人的种种情绪便排山倒海般地奔突澎湃。

遗憾是绝对的，补偿则近乎一种颠狂状态。在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身上，体现得尤其强烈。这代家长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是被耽误的一代。其中每一个人，包括所谓的幸运者，也发自内心地感叹各自的遗憾人生，只不过遗憾的程度不同。而遗憾越多、越强烈的家长，就越是望

子成龙。他们渴望从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损失、自己的自尊、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虚荣。他们想找回的太多太多了，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失去的太多太多。

若要探寻中国钢琴发展的脉络，若要弄清为什么在沉落了若干年之后会骤然爆发出一场钢琴狂潮，那么首先要弄清这一代家长——弄清他们刻骨铭心的遗憾和补偿心态。这是一股巨大的反作用力，推动一批人走向极端，无论清醒的还是迷惘的，无论自觉的还是盲从的，都那么不遗余力。热衷于钢琴的人里，真正出于对钢琴艺术的热爱家长不能说没有，但更多的人则是顺从了一种功利心态。

1. 感天动地的中国家长

可以随便到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所小学校的门口，去看一看那麇集的家长们如何极有耐性地翘首等待着放学的孩子，也可以到任何一所少年宫去看看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学习一技之长而如何无聊地守在门外艰难地打发时光。一位接站的小车司机发现火车晚点了，马上可以调转车头先去接自己的孩子，然后再回来接客人。没有人会抱怨。为了孩子，一切仿佛都是天经地义的。一位机关干部怕孩子午睡时从书桌上跌下，悄悄潜入教室趴伏在桌子底下，随时准备把自己当成暄软的肉垫以备不测。一所幼儿园组织几个孩子参加汇演，怕误了第二天的演出，将孩子们留在园内过了一夜。这一夜可折腾坏了家长们。有的一次次送衣服送被褥，送吃的送饮料，还有的干脆就在门外守着，怕孩子万一半夜醒来哭喊妈

妈。阿姨像赶羊一样把家长们赶走了，可家长们又赖皮赖脸地来了。如果说上一代家长为了工作可以损失孩子，那么这一代家长便为了孩子可以损失工作。

中国的市民素来有着攀比心理，比工作，比对象，而结婚之后就比孩子。孩子妈妈到了一起，只要一方向另一方发问：“你孩子没学点啥？”那么她的潜台词是肯定的，她的孩子准学了，她问对方的时候是达到一种迫不急待的渴望，渴望人家反问她。无论对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她都会自豪地告诉对方她的孩子在学钢琴或者美术什么的。在这种女人的眼里，什么也没有学的孩子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一种卖弄。这种女人本就有急于炫耀自己的动机，自己偏偏被世事所误，只留下遗憾，一旦从孩子身上找到了资本，便不放过任何炫耀的机会。孩子弹钢琴成了她的胭脂。

有两位长相同样漂亮的女人，由于机遇不同，一方考取大学，读了研究生，一方当了工人。十数年后，各自有了家庭，巧的是孩子同年同月出生，又都是儿子。工人比研究生这辈子是比不过了，比丈夫也比不过，那就比下辈子吧，比儿子。她勒紧肚皮为儿子买了钢琴，逼着儿子3岁就开弹。研究生同学时常到她家串门，只要研究生同学一来，她绝对不让儿子弹琴，为了麻痹对方，她述说孩子如何贪玩，如何笨蛋。孩子毕竟不懂母亲的心术，有一次为了显摆，爬上钢琴就给研究生阿姨弹了一首，研究生阿姨大惊失色，回家后好久没来串门，给儿子请了一位家庭外语老师，天天看着儿子学外语。工人母亲因为儿子过早暴露目标而把儿子一顿好打，并且日复一日地给儿子加码练琴，直到把儿子逼得中了暑。

世界太复杂了，女人的心千奇百怪，男人的世界也光怪陆离。家长都在逼孩子弹琴，都在牺牲自己，但素质不同，收效就不同。

不少无知而虔诚的家长领着孩子问钢琴老师：学弹几年能成钢琴家？这种问话不仅说明家长素质太差，而且说明钢琴和音乐教育在中国是多么匮乏，又是多么急需。

让孩子弹钢琴是件好事，但由于好多家长对孩子心理完全无知，走弯路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家长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孩子。北京有个小胡同，胡同里住着一位出租车司机。司机天生崇拜名人。他见了名人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见了社会地位低贱的人完全是一副盛气凌人状。他妻子在一所幼儿园里洗衣服，看到别人孩子穿的裙子比自己女儿的漂亮，就妒嫉得不得了。她希望所有孩子都不如她的孩子。两口子都认为他们这辈子算完了，怎么努力也不会有出息，可得下功夫让孩子出人头地。结果让孩子进美术班、手风琴班、武术班，又找到了钢琴老师学习钢琴。

这孩子从穿戴打扮到说话，显得特别俗气。上课时，只能说她弹得好，不能说坏，说坏就不弹了。后来，这女孩成了二皮脸，你批评她，她也不在乎。她注意力分散，一会儿瞅老师的头发，一会儿问老师怎么不戴耳环，家长气得实在看不下去，当老师面申斥，可那女孩根本不听，家长没招了，当老师面打了孩子。边打边恨铁不成钢地说：“这孩子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差的孩子？”他们并不知道孩子的一言一行都在效仿他们；这种家长不知是他们自身素质太差从而导致了孩子素质的低下。他们只是一味地想让孩子学习钢琴技巧，忽

略了或者说根本不懂通过音乐和钢琴增加孩子的素养和气质。

有个个体户，卖烧鸡的，买了钢琴逼着孩子练。孩子弹不好，她发脾气：“为什么别的孩子会，你不会？”她天天要上街卖烧鸡，无法陪孩子练琴，就出了 200 元专门请一个人上门陪孩子练琴。每天陪练两个小时。天热路远，陪练的人不干了，个体户就加钱，加到 250 元；又加到了 300 元，可陪练的人还是不干。找不到人陪练，她只好放下买卖自己陪练。因为陪孩子练琴，她一晚上少收入 400 多元。她一想到每晚损失的这 400 多元，就疯狂地逼着孩子，她付出的代价必须让孩子偿还。于是，这对母女成了一对仇人，一对冤家。

有位家长为了让孩子挤出时间练钢琴，学校打扫卫生时，她去替换孩子。孩子把母亲当成仆人。

“妈，班级要献书！”

妈就翻找出一批书替儿子包好。

“妈，你给我做 30 个风转车、20 面小红旗！”这是孩子的任务，但他要弹琴，只有分配给妈妈，似乎天经地义。

又过几天：“妈，你给我做 60 个小棍。”幸亏当妈妈的头脑灵活上街买回两盒牙签，把前边尖削去当小棍用。

又过些天：“妈，你给我复印 150 份考试题！”

妈这回急了：“我上哪给你复印？你怎不跟我打个招呼？”

儿子说：“你不是告诉我只要好好练琴，你什么都能做吗？”

母亲默然。

新年联欢会班级布置教室，儿子又大包大揽。母亲花钱买了彩带花束把教室布置好后，忿忿地说：“妈的，老娘结婚也没弄上这玩意儿！”

儿子听见了说：“妈，这你种思想不对，我告诉老师！”
妈一瞪眼：“你敢！”

有位母亲是在动物园里驯养猴子的，她也用类似驯猴的方法训练儿子。拿一根皮鞭，也不说话，往琴上一指，儿子就像猴子似的用惊恐的目光顾盼着她，爬上了琴凳。当我去动物园里的猴笼前听她介绍经验时，她说就是打，最好使！孩子和猴子一个样，不打不行。得狠下心来，不狠不行。

我问她，是不是打得狠了？她说：“狠？有人比我更狠，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孩子的皮肉，结果把孩子管住了，那孩子在全省儿童钢琴比赛中还获奖了呢！”

学琴的孩子家长有几个不打孩子的？靠打出成绩的儿童的确有，但那能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吗？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只能说明家长的素质太低。

朱雅芬教授在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的最艰苦的日子里，把女儿培养成了钢琴人才。她女儿如今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所高等学府读钢琴研究生，还兼课，连年享受研究员基金。她是怎样培养自己的女儿的呢？

朱教授懂教育，是有方法的，但我认为她自身的素质对女儿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个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被迫废弃了挚爱的专业，由大城市下放到荒凉偏僻的农村，这种巨大的反差在其心理上造成多大的阴影啊！如果是一个意志薄弱者或思想颓唐者，就会

一蹶不振，就会发神经，就会对家庭对周围的一切都看不惯，那么，她就会对孩子也发脾气，就会把这种坏情绪传染给幼年的孩子。这种传染对于未谙世事的孩子将会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那种消极、那种对抗、那种宿命色彩恐怕要毁了孩子的终生。孩子的心理上不会健康，甚至于发展成病态心理。

可是，朱教授在盘锦那么恶劣的环境中，首先调整自己失衡的心理。她以一个音乐家应该具有的博大的乐观主义精神将痛苦和不幸统统装到自己的心底裹紧，然后再艰涩地一点点浓缩、消化，那复杂的艰难的心理历程绝对不让孩子看出一丝一毫。在孩子的面前，妈妈还和过去一样。还是那么平静地坐在灯下读书，还是那么面带微笑，还是那么带着一种幽默感和他们说话。只有当他们安然进入梦乡时，妈妈才会睁大双眼瞅着灰暗的房梁；听着窗外凄凉的风声而愁眉紧锁。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耳濡目染，一颦一笑都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孩子。她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她还诱导孩子用积极的态度对待消极的现实。母亲的自控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许多母亲在孩子面前把握不住自己情绪。高兴时，对孩子放纵，宽容；烦恼时，又拿孩子出气发泄，甚至大打出手。这种教育方法对孩子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女儿9岁时，喜欢上了钢琴。”朱雅芬教授谈到女儿晓兰时，情绪很高。“在这之前，由于我们全家在农村，没有条件学，更何况我对弹钢琴也已经泄气了。她9岁那年，我们即将离开盘锦，我开始恢复练琴。有一天，我在弹一首莫扎特奏鸣曲时，晓兰正坐在炕上写字。她听到这音乐后，兴

奋极了，放下手里的笔，就跟着琴声摇晃起来。那节奏才好呢！当她完全陶醉在音乐之中时，我才恍然大悟：孩子喜欢音乐，我该教她弹琴。1973年，我调到鞍山市歌舞团。条件比在盘锦好多了。我对女儿练琴从未逼过，只从大的方面来教育她。我经常提醒她，由于学琴起步晚，就要比别人更加倍地努力，并鼓励她相信自己的力量。这孩子和她哥哥差不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知道自己努力，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这和她小时在农村锻炼分不开。

“她在农村上的小学。放农忙假时，小学生都得下田干活。老乡孩子怎么干，我就让她怎么干。我一丁点儿不让她感觉到自己比老乡的孩子优越。尽管当时我们的心情特别糟糕，但一点儿也不给孩子流露。她特别能干活儿。回到城市后，她们学校让学生上街捡粪。那年月，学生都得上街捡粪。没受过乡下锻炼的学生嫌脏，晓兰那孩子见到牲口粪，就像见了宝贝，扛着把铁锹乐得拼命去抢。她干什么都无比自信。她觉得‘我什么都行！可你们不行！我比你们都强’。她和她哥哥都有这么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心的建立也靠平时教育。1978年，我女儿从鞍山来沈阳音乐学院考附中。钢琴老师们都开玩笑说：‘朱雅芬的孩子是个农村孩子。’晓兰十分朴素的打扮，见人腼腆，考试时紧张得手冰凉。她见报考的人都比起步早，程度高，担心自己考不上。我鼓励她坚定信心，发挥出自己水平。她的演奏得到公认，当年就考中了。起初，程度不如其他同学，我鼓励她下功夫撵上去。她经过三年追赶，毕业时一跃成为相当好的学生。她考入本科，毕业后留任附中教师。我很注重对女儿的全面教育，她文化课分数是全校

最高的，她在钢琴演奏上进步很大，来我院讲学的外国专家给她上课后，鼓励她考到国外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她第一次把演奏的磁带寄出去，对方就来信同意入学。但当时她没有“托福”成绩，享受不到奖学金，她出国心切，恳求我让她在美国的姨资助点钱，等她出国后再考托福，挣来钱再还她姨。我不同意。我认为她这是在逃避困难。如果到了美国再考托福，肯定会有更多的困难。我跟她讲道理，为什么不把困难解决在前头呢？推到后头只能更被动。何况出国是自己的事情，不该依赖别人。当时她的确也是太忙了，要挤出时间复习考托福，有不小的难度。但我鼓励她要知难而上，一切前途都得靠自己去闯。她听从了我的意见，在担任教学、正常坚持工作情况下，下力气又复习一年外语，闯过托福这一关。关键时刻我没让她走捷径，这对她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她把磁带和托福考试成绩寄到美国后，有三所大学同时录取她，都给提供很高的奖学金。她选择了得克萨斯州一所学校。她在美国时，也很出色，各门功课全 A。她最大的出息在于她懂得一切都得靠自己去争取。她是 1988 年 9 月出去的。她得 1989 年 1 月才能正式入学。这入学前的一段时间她没有钱。我原想向她舅舅和姨们借点钱，可她不让我这么做，她说没钱更能催促她发奋，她说要是有钱，不就想着享受了吗？开始越困难越好，越能锻炼适应能力。我女儿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知道靠自己努力，奋斗。她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一步步都是靠自己走出来。我的两个孩子都能够自己把握自己。这可能和我们的家庭环境有关。我们大人平时在家就是往事业上投入比较多，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努力干事业，

干啥就认认真真地干好，这些无形之中影响着孩子。我们在孩子身上花费的精力比起现在的家长，表面上看好像没费多大劲，其实，我们的功夫都不是下在外表。我女儿到美国后给我来信说我们这个家庭给了她一个最好的东西，一笔最有价值的财富，那就是最好的家教。她说她一直得益于这笔财富，而且够她受用一辈子。”

朱教授讲得很实在，没有空谈什么教育学或者什么教子条例，但我听后感到她谈得很深刻，很生动。熟悉朱雅芬教授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好教授、好母亲，也是一个好儿媳。这就是朱雅芬的人格力量。有这样的母亲作为榜样，孩子们能不效仿吗？这样的母亲才能创造这样的家庭环境，这样的家庭环境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儿女。而那些一味地“恨铁不成钢”的父母们，你们是否想到，你们自己成铁成钢了吗？你们不妨敲敲自己，能发出多大的响声？那是一种怎样的音质？你们给孩子留下一些什么样的财富呢？

当一个好家长难矣！但好家长不一定有多么高深的文化。有一位老工人，没有文化，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筐。可他天天夜晚伏案写作，一写就是大半夜。孩子们谁也不知他写些什么。他也绝对不让孩子们看。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学习根本不用他督促，都是学习尖子。等到这位老父亲弥留之际，他才打开紧锁的抽屉，拿出自己写过的厚厚的纸张给孩子们看，登时孩子们看傻了，原来他们的父亲什么也没写，只在纸上画了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小圆圈，正是这些小圆圈使孩子们有了自觉学习的好习惯。

一位母亲培养了一个超常的儿子，5岁时读了十多部世

界名著,《十万个为什么》全部看完,而且思路相当开阔。这孩子一岁半时就开始认汉字。我曾问过孩子母亲用什么方法教育、培养了这个天才的儿童。她说:“百倍千倍的耐心。只要有百倍千倍的耐心就会出百倍千倍的成果!”我又问她有没有过烦躁的时候,她说,当然有了,只是千万不能冲孩子发泄。

她说她有时气得自己躲在屋里反锁上门,打自己的耳光,揪自己的头发,如果还不能发泄完,就摔杯子砸东西。也有一位专门学心理学的家长,对孩子心理特别有研究,常常去指导别人如何如何教育孩子,可轮到他自己孩子弹钢琴时,他照样气得忘了所有的理论,也采用简单而粗暴的方法。孩子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家长,在于家长有无惊人的控制力和抑制力。家长们都说,孩子练琴实际上不是练孩子,是练家长。有的家长意志薄弱,练垮了。有的家长意志坚强,越练越充满信心。家长的心理素质如何,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当有关部门为目前患有精神上心理上疾病的孩子越来越多而焦虑,而设法医治时,怎么就不去调查一下有多少家长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患了毛病并且设法给予治疗呢?我认为那些心理患有疾病的家长是不可能真正把孩子培养成为钢琴人才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摧残孩子的心灵,甚至可能把孩子整个毁了!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想了解中国的钢琴是怎样艰难地起飞的吗?想了解中国

的家长是怎样为了孩子成才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幸福以及自由的吗？想了解中国的音乐天才是如何诞生的吗？那你就到这里来吧——

走进中央音乐学院，无论从东门还是西门都可以找到这座陈旧的宿舍楼。楼道口的水泥台阶已被千万双脚重复地踩破了皮。由于搞基建，楼的周围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建筑材料。在那些乱放的材料周围常常聚拢着一堆人，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人的面部表情大致都是相似的：忧虑、焦躁、沉闷、痛苦。他们在一起所谈论的话题也总是围绕着孩子、孩子。他们都是为了孩子而来。有的孩子要报考附小，在这里准备；有的孩子已经考上附小，家长在这里陪读。孩子已经考上的，家长并没有得意，而是现身说法，倾诉着如何如何辛苦，并奉劝那些新来的家长别受这份罪；而没有考入附小的孩子的家长，决心并不动摇，还要逼着孩子继续练，继续考。有的家长是第一次来这里，有的家长是老住户了。最多的一连来过三次，年年都带孩子提前住半年，花钱请这里的老师指导孩子，还得想方设法为孩子提供钢琴。有的从遥远的家里运来，考不中再运回去；有的干脆把家里的钢琴卖掉，在北京再买一台。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说不清是哪一位最先创造发明了这种方式，引来了众多家长们的效仿。家长们的效仿力是极强的，比瘟疫传播还快，只要有一位家长利用关系开诊断书在这里陪孩子，便会有无数家长随之这样做；只要有一位家长留职停薪，也立即会有一批追随者。孩子和孩子竞争，家长也和家长竞争，家长间的竞

争是看谁更富有牺牲精神。他们在一起大多是抱怨、发牢骚，是倾吐苦衷。甲说如何晦气，乙说比甲更倒霉，丙抱怨学费太高花销太大，丁说家里有病人无法照料，而且已经欠了数千元债务。总之，你随便走到这个圈子里听听，每个人都会跟你讲出一番人生奋斗的辛酸史。你会强烈地感到，这些家长太不易了，他们应该感天动地的。最让人揪心的是那种屡试不举，一次次惨败而走的家长，时间搭进去了，金钱搭进去了，差点儿把命也搭进去了，却得不到丝毫安慰。有一位带着女儿两番进京均遭失败的父亲在绝望地要离京的那天晚上，走进了一家小饭店。他本来嗜酒如命，但自从女儿学琴那天起，他一咬牙把酒忌了五年。他认为只要女儿能有出息，干什么都在所不辞。可是，女儿在激烈的竞争中失败了，咬着小手，小脸煞白，怯怯地瞅着父亲连大气都不敢喘。父亲觉得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永远找不到出路了，他觉得自己输光了，已经没有再赢回的勇气和可能了，憋得太难受，瞅一眼小女儿那么恐慌的眼神儿，他不忍心再训斥她。五年来多少辛酸有谁知道？白瞎了，一切都白瞎了，剩下的惟一一件可以由自己支配的事情就是应该喝酒。没有必要再也没有必要折磨自己，已经折磨得够苦了。他对女儿苦笑说：“喝吧！你愿喝什么就喝什么吧。”他买了一罐饮料买了二瓶啤酒又拎了一瓶白酒。他对女儿第一次这么宽容。即便女儿要喝白酒，他也绝不拦阻，可是，女儿仍未从恐慌中解脱出来，她小心翼翼地瞅着父亲，什么也没喝。

父亲顾自将白酒全倒进一个盛啤酒的大塑料杯子里，大口大口地喝着。起初几口下肚苦辣得他直咧嘴，但越喝越甜，

而且心里那股空荡荡的滋味儿渐渐充实了，兴奋了。不知不觉他喝干了一瓶白酒脑袋发沉，眼皮发沉，不知想到了哪件事情触动了泪腺，他竟呜呜地痛哭起来。女儿吓坏了，赶忙从凳上下来摇晃他，惊赅赅地叫着：“爸！爸！”

他的哭声渐渐高起来，吓得小女儿搂着爸爸的脖子也哭起来。饭店里的人都吃惊地瞅着这对父女，谁能知道他们的不幸呢？

江西有位家长带着女孩来北京找一位钢琴老师指导，也效仿那些苦行僧般的家长，住进了大房子，为的是让女儿考取附小钢琴学科。或许是为了感动老师，家长告诉老师家里有 80 岁的老母病重在床，经济十分困难。老师的确被感动了，把她们劝回去了。可没过几天这对母女又回来，而且途中还丢了 200 多元钱。那位母亲非要老师好好辅导她女儿，使女儿考入附小。老师是非常负责的，认真听了孩子的弹奏，也全面考察了女孩的素质，很实在地告诉那女人，恐怕考不上。可那女人铁了心说一定要争取自费入学。自费需 2000 元，她说宁肯借钱，也要进校自费旁听。有的家长这么做了，结果孩子有的经过一年旁听转为正式学生，可也有的旁听二年三年仍然考不上。老师一再劝那女人，千万别这么一意孤行。在那女人回江西时，这位老师还捎信劝阻她千万别来，否则要鸡飞蛋打。但那位女人还是来了，很悲壮地来了。

到这里来的家长们年年不断。他们每个人所付出的辛苦和代价都足以感动上帝的。如果你随便和其中哪位家长聊聊，都会令你感动得鼻子发酸。

我上了楼走进家长们栖息的大房间时，已是吃晚饭的时

候了。走廊灯光很暗，男女两个大教室分别在走廊两侧。大教室里凌乱地摆放着床位桌椅，一个大房间能住下 20 多个人。床上的铺盖是租来的，一个简陋的床位每天还得交费。条件够艰苦了。当我推开门往里边探头时，在幽暗的走廊里晃动的一位男人踱过来问我：“你找谁？”

我说：“我想看看。”

他把我当作了学生家长。于是，我们很自然地交谈起来。

他来自郑州，带着女儿到这里找水平高的老师指导，准备考附小，已经来三个月了。他的女儿学琵琶，此时正在那间大房子里边弹。那天气候不好，楼外风声凄厉，而他的 9 岁小女儿弹出的琵琶声，声声充满着一股酸楚。这位家长是工人，请了事假来北京，三个月的工资显然拿不到手了。他的小女儿很懂事，是那种对艰苦生活有着充分体验的孩子。她爸爸去打饭时，她和我聊起来。

“叔叔，你看这琴沉不？”

我接过来一掂量，啊，好沉。她小小的年纪抱在怀里，竟那么轻松自如，令我惊讶。

“我爸爸花 280 元买的，这儿坏了，我爸爸给修好了，要买好的，得 400 多元呢！”

“你为什么不让爸爸给买好的呢？”我问。

“我爸没有钱，我爸说等我考上附小就给我买新的。”

“你能考上吗？”

她很成熟地思考片刻说：“说不好，我会争取的。”

“弹琴苦吗？”

她点头。

“那你愿弹吗？”

“不愿意也得弹。”她说。

“为啥？”

“要不，就没有出路了。”

她爸爸回来了，打了两盒饭菜。爷俩就坐在床头吃起来。小女儿让我吃，她父亲苦笑着说：“叔叔不能吃。”

我瞅着这对父女在吃饭。父亲将好菜拨给女儿，那是几块炒肉片，可女儿趁父亲不注意时，又把肉夹到父亲的饭盒里，而父亲又重新夹给女儿。

这是间宽大的宿舍，窗户被擦起的桌椅遮挡了，其他的几张摆放不整的床上都没铺被褥，看来没人住。来此之前，我听说这里的床位住得很满，为什么没人住了呢？我问那位郑州来的家长，他苦丧着脸说，学校不让住，都到外面租房子住了。他说在外面租房子太贵，他租不起，已经撵过他好几次了，他想能赖几天就赖几天，实在赖不下去，再想办法。

我发出感叹：“不易啊！”

他说：“是不易！”

我说：“够苦的。”

他说：“是苦。”

我再不知说什么好了。如果说我曾经还有一点幻想将来也让学钢琴的女儿到这里来试试的话，那么这念头此时是灰飞烟灭了。

女孩放下饭盒又弹起了琵琶。外面风声扑打着窗户，那琵琶声幽怨哀婉，听起来好辛酸呀！

我推开了又一间大房子的门，那是女宿舍。一位中年妇

女用一双神经质的眼睛瞅着我，我照旧给她一种感觉：我是学生家长。她立刻问我孩子学什么，我说学钢琴。

她迅速地上下打量我，不无讥讽地问：“你很有钱吗？”

我说：“不。”

她马上说：“我劝你趁早拉倒。要不你准备倾家荡产吧！”

我笑着说：“你别吓唬我。”

“吓唬你？”她睁大眼睛，“我可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我在这里看到多少家长为孩子考进附小输了个精光，连路费都没有了。惨极了！有个家长来一次就花掉 3000 元，结果那孩子也没考上。我们天津有音乐学院，有个孩子考取了附中钢琴学科，他们家中的东西都卖光了，最后只剩下一台钢琴。中国太穷了，高昂的费用，社会不予承担，都得家长承担。学钢琴是一种奢侈。我们天津有几个钢琴尖子在台上演奏时，家长们在后台彼此问：‘你家孩子学琴多少钱？’‘你呢？’‘为什么你那么便宜？’有个小男孩，气质特好，他一弹琴，所有家长都忽地围过来看他，别的孩子都不敢弹了。他和我们孩子一块领过奖，那照片我还在家里挂着。可是涨价风一刮，学费提高了，这孩子家长承担不起，不让孩子学了，那孩子要坚持学下来肯定是个天才，可惜极了！没钱能行？”

她说在天津音乐教育比较普及，但好多地方一味赚钱。有所艺术幼儿园，一进去就得先交 500 元。师资力量不行，领入歧途不管。学小提琴的钢琴的都有，孩子一上台，拉的都是一些通俗歌曲，什么“小鸭子”之类，孩子的脸化妆得像猴屁股，摇头晃脑，一看就是那种低档次的教官。有的老师业余教孩子，水平本来不高，但采用低收费多教的办法，“薄

利多销”，30 几个孩子一块儿上课，教小提琴，一块儿调音，音都没等调好，就下课了。太缺德。家长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生命。好的老师也有，但有的老了，有的走了，年轻的老师本身就惦着出国，孩子不走弯路才怪呢！她认为学钢琴的孩子一万个里边能出一个天才，而且这一个必须少走或没走弯路才能成才。“我总觉得我的孩子挺幸运，当年得到过李瑞环的关心。李瑞环专门为我们几个学琴的孩子批条子，要求学费控制在最低线内。我孩子遇到一个好老师，太负责了，要不我孩子也出不来。我孩子在天津是一路拿奖的，报纸上报导我孩子的文章摆起来有一寸多厚。我孩子学钢琴太不容易了，想起来我就要掉眼泪。那年孩子 4 岁，我周围的同志都有钱，买了钢琴。可我们买不起。我见孩子喜欢音乐，一咬牙借了 1300 元给她买了一台 108 型小钢琴（此为十年前的价格）。当时 108 型小钢琴价格 1500 元。买琴以后，我孩子一年多没吃零食。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吃零食。她把头一低赶忙躲开。有一次她走到商店门口，迟迟不肯走开。她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含着，两眼盯着大玻璃窗愣神儿。从那玻璃窗望进去，能看见卖各种糕点糖果的柜橱。这孩子平时最爱吃巧克力了。她对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还上账，给我买一块巧克力，好吗？’我听了这话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她说到这儿，泪水盈满了眼眶。

我半晌无语，也觉得心里怪难受的。眼下几乎每家都只有一个孩子，难怪家长们溺爱。“小皇帝”已成了这一代孩子的代名词，要吃要穿，应有尽有，可谁能想到会有这样一位小皇帝连一块巧克力都买不起呢？

为了冲淡忧愁的谈话气氛，我说：“你该自豪，你的孩子毕竟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有多少家长比你更苦可孩子也没考上呀！”

她说：“剩下的只是一点自豪，别的什么都没有了，都搭进去了。而且这点自豪也快被酸楚湮没了。你别以为考上附小就能松口气儿，压力更大了。甭说别的，孩子需要的谱子，都得家长自己去跑，去买，那么小个孩子上课时得背 20 多斤重的谱子，你不帮着背不把孩子压坏了？这学校钢琴不够，因为失了一次火，把一个教学楼烧了，好多钢琴也烧了，现在三个学生一台琴。一到礼拜天，家长就得为孩子抢琴练。有的起大早，去晚了，就得人家练完了你才能上琴。有的家长一大早 4 点去琴房门口等着，有的 3 点去，最早的干脆午夜零点在那儿守着，一夜不睡觉。你想让你孩子成才吗？你想让你孩子比别的孩子强吗？那你就得比别人更辛苦。再说，季节变化，孩子很容易生病。他们班 13 个孩子，有 12 个得了气管炎，天天咳嗽，家长不在这儿照顾行吗？告诉你吧，只要你孩子一学上钢琴，当家长的就别想解脱了。哎哟，到点了。”她看一看手表说，“要下课了，我得去接孩子。”她慌手慌脚地把饭盒用水涮了涮不管不顾地泼在地上，放到一把椅子上，扭头就走。

我注视着她的床位，被褥很久没洗了，床头胡乱放了些衣物。那床靠墙边摆放着，墙上是一块乌玻璃状的黑板。就是说，她每天都得贴着这块冰凉的黑板睡觉。地上很脏，那一团刚泼过来的水迹愈发加重了凌乱与压抑。我的心悲凉起来。我走下楼时，耳畔依旧回响着男宿舍那个女孩弹奏的琶

琶声，那个怕打扰女儿的郑州来的父亲，依旧幽灵般地在幽暗的走廊里晃来晃去，头，总是沉重的低垂，以至于我和他告辞，他都没有听见。我打算找这里看管琴房的一位退休的团长采访，听说他来自山东，为了小儿子，从部队下来后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当起了看门的。可惜没有找到他。我来到附小学生的宿舍。那是新楼，与大房子比较起来简直是天堂。两个孩子一间屋，放衣服的柜子全是新做的，有一面镜子，每个屋都摆放一束花。条件相当优越。孩子们正在上课，集中起来看电视。家长们在走廊门口聚了一堆，手里拎着暖瓶。里边有来自四川的也有来自山东的。他们天天如此守在门口等待着孩子下课。那翘盼的目光耐心的守候使我想到了每一座城市的每一所小学门口，不都有这样的一大堆家长吗？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3. 迷途不返

辽南县城有位家长给孩子买了一台钢琴，就在当地拜一位音乐学院师范系毕业的学生当老师。孩子12岁，对钢琴很有兴趣。家长充满希望地问那老师孩子在钢琴上能不能有发展？能有怎样的发展？那位师范生非常肯定地说，这孩子很有天赋，完全可以考取沈阳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孩子母亲可乐坏了，逢人便说自己的孩子如何如何能考入附中云云。周围也有明白人，给她泼了冷水，可她不信。她为了验证一下，通过别人介绍，到沈阳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找到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听了这位12岁的孩子弹奏，感到素质很一般，

基础也一般，而且存在不少毛病，便直言不讳地对那位家长说，你的女儿考附中大概不会有什么希望，除非出现奇迹。那位女同志不相信，一再缠着这位老师，最后，硬是和这位老师说妥，每两周乘火车来沈阳一次，让这位老师给上课。这位老师很有责任心，他劝孩子母亲，不必花费这么大代价，花费代价越大到头来受到的损失越大。可那家长吃了秤砣——铁了心，以为孩子有了这样高明的老师教，安有考不上附中之理？她哪知道在沈阳在辽宁各个城市练琴的孩子有多少？人家都是从四五岁就开始练琴了！她以为考附中就像考中学差不多，却不知道附中一年只招收十几个学生。在全省招收十几个弹琴的学生不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吗？

她带着女儿乘火车到沈阳学琴后，火车票涨价了。母女往返车票一次就得四五十元。这位女同志没有工作，为了挣钱供女儿练琴，她做衣服卖，常常做到夜半更深，十分辛苦。

那个师范生不知是出于怎样的用心对这位家长说了那么一句话，导致这位家长迷途不返。我见过那个女孩弹琴，手的机能极其一般，音乐素质丝毫没有特异之处。这样的孩子，在沈阳，随便一划搂，就能成百成百地折撻，她怎么能够考上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呢？奇迹是极难出现的，她势必下场很惨。可是，她死抱着这一希望不放，无论作出多大的牺牲她都认可了。

死心眼的家长并不少。

我在沈阳采访了一位女同志，她是位文化素养不低的知识女性，大学本科毕业，本来有能力考研究生，但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事业上的深造。她是那种对家庭对儿子都特别倾

心尽力特别容易满足的女同志。她的丈夫是一方名人，搞体育的，有着事业上的辉煌成就。儿子继承了父亲的素质，10岁，长得又高又大，看上去像15岁的孩子。这孩子取名克思。就从这名字上看，志向够不一般了。

那女同志毫不掩饰我对她儿子名字夸奖后所产生的喜悦。她说克思特聪明，在省重点的小学里是学习尖子。几堂课不上，几次作业不交，考试时照样得100分。克思4岁时就开始学游泳，很有潜力，许多行家都认为他是块游泳的好料，可她坚决不让儿子以游泳为发展方向，谁要在她面前说她儿子是搞体育的料，那她会无比反感。她给儿子买了钢琴。她一心巴望儿子能当个钢琴家。

克思的确也喜欢弹钢琴，一天可以弹上八个小时。他所在的学校竟然破例地批准他每天下午可以不上学在家练琴。这使孩子母亲欣喜万分，更加刺激了她渴望儿子当钢琴家的美梦。

克思练了半年琴，进展神速，乐得她找到音乐学院一位老师作个鉴定。她努力掩饰着自己兴奋的心情，在一旁观察那位老师的表情。她不断地提醒对方她儿子只练了半年。她以为那老师一定会惊讶她儿子的音乐天才。可是那老师的眉头越蹙越紧，最后对她说：你的儿子根本就不行，半年功夫算白搭了。要练，得从头开始。

她受到重重的打击。她哭了，一夜都没睡着觉。第二天，她双眼红肿地找到教孩子钢琴的老师，把音乐学院老师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追问她的儿子到底行不行。这位老师刚接收她的儿子没几天，在接收时，他已经对她说过这孩子毛病

不少，需要改，只是说得客气一点，但她对儿子期望过热，没有也不愿往心里去，就没当一回事。这一次她感到问题严重了。她反复跟老师说她是如何肯下力气培养儿子，如何希望儿子成为钢琴家，她乞求老师给她儿子破例每周上两次课，她可以拿双倍学费。但老师没有答应，并劝她不可太急，太急是不行的。她神经质地一再问老师她的儿子到底能不能成气候，老师说，这可说不准。她一个劲儿让老师表态，但老师始终重复那句话：“说不准。”

是啊，这种事情怎么能说得准呢？在当今，聪明、有才气的孩子这么多，又都那么早就接触了钢琴，她的儿子再有天才，但10岁才开始起步，毕竟太晚了。

她已经为儿子能不能在钢琴上成气候迷了心窍。听说我要找钢琴系一位教授采访，她马上和我一起去找。进了钢琴系那位教授的琴房，她客气地对我说：“我只谈两分钟。”

我退出来，在走廊等着。隐隐地，我听到她喋喋不休地又跟教授讲了那个老师在昨天晚上如何说她儿子不行，她如何一夜没睡觉，说着说着，她呜呜地哭了。教授劝她别哭，可她哭得越发伤心，边哭边恳求教授一定要给她儿子看看，到底能不能行。善良的教授满口应允。

面对这种女人，谁能不应允呢？我想，那位给她泼冷水的老师一定不会想到她会由此伤心难过成这副模样，否则，他肯定不会那么直言的。舒曼说：“音乐不是像普通的手艺一样，可以被任何人学会。”搞音乐需要天赋，需要才气，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靠下功夫就可以成功的。但一些对钢琴对音乐缺乏理解的家长认准了一条道走到黑。到头来，必然要造成很大

的牺牲和损失！也会贻误了孩子的前程。

4. 永难潇洒

为了孩子，家长付出代价是不奇怪的。但是，不同的付出能给人不同的启示。哈尔滨有位铁路工人，为了儿子学钢琴，辞职干了个体，倒卖衣服。一则为了赚钱，二来则为了有时间看管孩子。那是个男孩，淘气得很，坐不住，天知道他花费多大气力才把儿子培养出来。儿子上小学四年级时，他就带着到北京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那一天，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这位家长乐得拿出6000元在一家最豪华的饭店大办宴席，请了与孩子练琴有关的各路朋友。门口有人放鞭炮，来回雇的是轿车，简直比结婚还热闹。有人说这样太破费了，可他觉得不如此挥霍一下不足以表达他的心情。

上海有个男孩，特别聪明，也特别好动，母亲视他为多动症。母亲是商店卖水果的营业员，为了孩子弹琴，她常常影响工作。这女人虚荣心很强，总嫌自己地位低下，所以一心让儿子出人头地。和她儿子一起学琴的另一位男孩家长社会地位较高，使她很是妒嫉。于是，她暗中和那家长较量，一定要让自己儿子压过对方。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得治住儿子的多动症，她想了许多办法，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可儿子眼泪一干，忘了，又在琴凳上乱动，趁她不注意，哧溜一声溜下来。她把儿子拽到琴凳上，见儿子两腿乱悠荡，灵机一动找来绳子把儿子的腿脚捆绑在凳腿上。一绑就是几个小

时，儿子可苦透了，松绑时，儿子的腿迟钝了，麻木了，一着地，扑通一声跌倒了。她扑过去搂抱起儿子，发现儿子脚腕子勒出了挺深一道索沟。那索沟怎么抚摩也不能平复，她呼的一下泪水奔涌而出。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招生，她见那位比她地位高的家长给孩子报了名，便也给儿子报名。为了让儿子考中，她拼命逼着儿子练琴。儿子的确聪明，在弹琴上表现出一定的天赋。比赛那天，她怕儿子进考场乱动影响成绩，一寻思，给儿子吃了一片安定片，为的是让儿子能够稳当点，别乱动。可是当儿子吞下药片后，她一合计，不对劲儿，此药药性大，万一儿子上琴药物起了作用打瞌睡怎么办？她越想越害怕，急中生智，冲了浓浓的一杯咖啡，让儿子喝。儿子呷了一小口，就不喝了，他受不了那股咖啡的苦味儿。她不肯多加糖，怕影响咖啡的作用。儿子不喝不行，她连打带灌，硬是让儿子全部喝下。

儿子进了考场，她紧张得不得了，把脑袋挤在门缝处朝里边望。她的脸色苍白得吓人，额角处堆聚着细碎的冷汗。

平时儿子一高兴蹦到钢琴凳上，踢腿按胳膊嗷嗷乱叫。可这一次，她发现儿子动作迟钝，目光发呆，傻子似的坐在琴凳上，半天不知道弹琴。她快急疯了，冲儿子喊话，提醒儿子，可儿子听不见，有气无力地触键，一下砸锅了。她悔死了，带着孩子乘车回家途中，安眠药药性消退，浓咖啡可能起了作用，那小子像个活猴子，在座椅上一会儿跪着，一会儿站着，一会儿朝车窗外伸出手学交通警察指挥，还不断地冲她做鬼脸。这对她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气得她再也忍不住，当着一车人的面，拽过儿子就是一顿暴揍。这位愚蠢的母亲

哟！

沈阳有位工人，曾经拉过小提琴。他特别爱好音乐，女儿5岁时，他为女儿买了一台钢琴。起初女儿很不愿弹，但他听到一位钢琴老师说：“弹钢琴的孩子没有童年。”便奉若座右铭，对5岁的女儿进行了一种残酷的管教。女儿坐上琴凳，必须不停手地弹45分钟。他把一个小表放在琴盖上面，教会了女儿认钟点，然后把门反锁上，上班去了。他的单位就在住宅旁边，他的工作也十分轻松，一般没啥事儿。他坐在单位瞅着手表，快到45分了，就回家检查女儿执不执行他的指示。走到楼梯上，他放慢了脚步，轻轻地，倾听着有无钢琴声。要是没有钢琴声，他打开门进去就教训女儿一番。他的管教真挺灵验，女儿非常自觉地恪守着父亲的教规，每弹45分钟就自己下来玩15分钟，然后再上琴弹45分钟。一天起码要弹七个到八个小时。在这期间，父亲不断抽空回家，有时走到楼梯听到女儿在认真弹琴，他就返回去上班，心里很是得意。他对女儿要求丝毫不放松，即便孩子感冒发烧，也得弹够时间，否则绝不许下琴。逢年过节，也一天不许漏弹。春节是这样安排的：大年三十晚上可以不弹，但白天必须完成规定的曲目，17点完成了17点走，18点完成18点走，什么时候过了关什么时候去爷爷奶奶那儿，否则坚决不动地方。初一上午在爷爷奶奶家吃一顿年饭，搁下饭碗马上把女儿载回家练琴，至于初二、初三、初四，那就成天练了，一天怎么也得弹足8小时。女孩子爱哭，受了委屈就淌泪，可他坚决不允许女儿弹琴时哭。女儿渐渐地学会了有泪往肚子里边流，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像个小大人，那么沉稳，那么能坐

住，甚至言语也越来越少了。周围人看到孩子受了这么严酷地逼压，都劝做父亲的何必这么逼孩子，别把女儿逼出病来。可他执拗得很，认准了弹琴的孩子“没有童年”，也不想让女儿有什么童年。于是，周围人管他叫“周扒皮”。

三伏天，孩子上琴凳，汗水从上往下淌，一坐 45 分钟，要起来时，屁股被汗水黏住，下了琴凳，琴凳上有一个湿漉漉的屁股窝印迹。晚上睡下，孩子的屁股、两腋都起了痱子，都感染了，第二天照样挥汗如雨地弹琴。

这位工人姊妹的几个孩子都进行了早期音乐教育。妹妹的孩子学钢琴，哥哥的孩子学小提琴。他的老父亲每年拿出 1500 元供这三个孙女交学琴的费用。老两口平时省吃俭用，嫌肉贵，从来不买肉吃，每天吃豆腐，因为豆腐便宜。老太太说：“买块豆腐才三毛钱，够我们老两口吃一天的了。”他们老两口对儿女们严格要求孙女们弹琴，特别理解特别支持。所以，大年初一儿子领孙女回去练琴老两口也没有什么怨言。

这个工人的名字叫周志恒，从这名字就可以看出其志向与恒心。他把这志向与恒心都用到女儿身上了，女儿取名周宇博，够气魄！

周志恒不是粗心人，对女儿的管教并不仅仅是打骂，也讲究策略，讲究鼓励和调动女儿的积极性。他用包装彩电那种类似泡沫的东西为女儿制作了一个光荣榜，买了一些小红花，他告诉女儿，如果弹琴令爸爸满意了，就往光荣榜上插一朵小红花。光荣榜制作得很精巧，上端工工整整地写着美术字：“钢琴艺术之路。”左上角是个墨笔写下的高音符号。那小红花在一朵朵增加，女儿弹琴的程度随之加深。仅用了三

年时间，宇博已接近 740 朵了。

宇博的母亲原先在商店工作，商店开不出支，放长假。好多人去干了个体户，赚了大钱，可她为了女儿弹琴，承担了家务，放着钱不出去挣。这是个很能干的女人，料理家务是把好手。她精打细算，是称职的“后勤部长”。为了女儿的身体，她特别动脑筋给女儿补养。经济拮据，她买鸡专给女儿吃，先煮一只鸡腿，汤煮面条，反正她可以把一只鸡做得让女儿吃一个月。周志恒有家电修理技艺，有专业修家电的证书，如果他把搭在女儿练琴上的时间抽出二分之一去修理家电赚钱，那他也早成万元户了。可他舍不得花这个工夫，把时间统统给了女儿，给了钢琴，宁肯过着清贫日子。这两口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对音乐对艺术对文化都很酷爱，他们买磁带买书籍毫不心疼钱。特别是做妻子的，为了买到便宜的菜，哪怕便宜几毛，她也会不辞辛苦多跑十几里路，但她一下子拿出 134 块钱买一套音乐磁带连眼皮都不眨。她人长得很美，喜欢穿戴，从体形看，娇好的身段如果出入舞厅的话管保非常出色，可她从未进过舞厅，而且衣着相当朴素，连一条像样的连衣裙也没有。她心甘情愿地为家庭为女儿作出牺牲。周志恒更是清苦异常，从来没有玩过扑克、麻将。什么娱乐场合他也没去过，一双皮鞋是单位发的，一套工作服也是单位发的，那双皮鞋他整整穿了六年，破了补，补了破。他实在不像这个时代城市里的年轻人。冷丁看去，你会觉得他挺土气，貌不惊人，但如果你要和他唠起嗑来，天文地理、时事政治，他自有一番知识一番见解，令你不能不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周志恒跟我说：“看孩子弹琴的程度，其实是看家长付出多少辛苦多少代价。”是啊，凡是弹琴的孩子家长都深有体会，孩子练琴主要是练家长，练家长的耐性，练家长的方法，练家长的功夫，练家长的生命，或者说是损耗家长的生命。

周宇博的家长毕竟功夫没有白下。周宇博获过辽宁省钢琴比赛的三等奖，还参加过全国金钥匙电子琴大赛，获取了优秀奖。孩子取得成绩在亲戚朋友间引起很大反响，人人都羡慕周志恒有个好女儿。有些人带着自己不争气的孩子到他家来接受教育。他妹妹带着女儿到他这里看周宇博弹琴。周宇博弹《哈农》从第一课开始，一直弹到38课，而且一连气儿弹了两遍。那么枯燥的《哈农》她弹得那么耐心，那么专注。周志恒的妹妹当时就看傻了，拽过自己的女儿让她学姐姐，可女儿就是不愿弹琴更不愿弹《哈农》。如果没有周宇博比着，她或许不至于太难为女儿，可一看到宇博弹得那么尽兴那么认真而她的女儿一点儿不好好弹，她的火气不打一处来，照女儿屁股就踢了两脚，把女儿踢得哇哇叫着在地上打滚。

周宇博是个很特殊的孩子，我采访了那么多弹琴的孩子，能够像她这么自觉自愿练琴的孩子实在太少见了。即便是这样的孩子，将来能不能成为钢琴家，也是个未知数。

周宇博已经到了考专业附小的年龄。周志恒正在筹措着女儿的下一步举动。为此，他不惜代价送女儿到上海弹琴，请钢琴专家鉴定女儿的钢琴演奏水平，并称这一次仅仅是演习，是操练。然而，私下里我和他盘算了一下，这次操练他所破费的钱就有3000元。3000元呀！对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这个数目要是在爆炒股票的今天，倒也不太吓人，但是，那是在 80 年代末！

那时候，周先生说，下一步他要让女儿去上海参加考试，如果考不上，还要进北京考试，今年考不上，明年还去。如果附小考不上，就要去考附中。总之，他横下一条心，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破费多少钱，他也在所不辞。他一定要完成他最高的人生追求目标——让女儿成为钢琴家。他已经付出了代价，他不会半途而废的。只是他还应该考虑到，这里边还有个机遇问题。

那么，机遇会不会属于周宇博呢？命运之神会不会向周宇博以及周宇博的家长们微笑呢？

如今，周宇博已经在乌克兰一所非常好的音乐学院留学深造。偶尔，我会与宇博的父亲通个电话，他在电话中的声音比以前都轻松多了。他说宇博很好，很受器重。我也曾从一位乌克兰回来度假的宇博的同学那里得知，宇博练琴很刻苦，为人很稳重很扎实。我相信这个孩子的素质，特别是她的品格。正像当年的金老师对她的评价一样，好像吃点亏，但最终还是要占便宜的。

周宇博最终肯定是要占便宜的。而宇博父亲呢？家长们都不能不算一笔账，其实，最大的最好的投资就是用到孩子身上，不过，这里边如何投入怎么投入肯定有个账，究竟划算不划算、一定得搞明白。比如朗朗现在已经在美国成了职业演奏家，他每场演出光出场费就是一万美金。刚去克蒂斯音乐学院时，学校给他提供奖学金，可现在不用了，他反倒得为学校作贡献。还有，他的作为监护人的父亲原先也是学

校负责生活费用，现在，因为郎朗的演出，挣来的钱，足够他的父母享用了。他的父母现在都在费城，都围着儿子的演出忙碌，他们两口子在哗哗的美金面前，除了幸福和满足还有什么呢？

周宇博虽然不如郎朗那么辉煌，但毕竟也是在具有丰厚艺术素养的那片土地上深造，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除了给父母带来欣慰之外，也会为他们带来大把的卢布或美元。苦尽甘来嘛！

下篇 苦难历程

有幅印象极深的画，题为“再不弹琴我就打死你！”画面夸张了父亲的巴掌，也夸张了弱小的女孩的饱满的泪珠，还有地上落成的一汪泪潭。这幅画出自一位 5 岁女孩之手，画面上所有的线条都是弯曲的，像一根根充满委屈与不幸的神经，编织出一个弹琴女孩的苦涩的记忆。

有篇日记读起来感人至深：

“刚一打开窗户，就闻到了一股好闻的味儿。那是风的味儿，风的味儿为什么这样好闻呢？我想，是因为风是自由的，可我不是。我连一丁点的自由都没有。”——这是一位 5 岁半女孩在弹琴之后，扑到窗口所产生的内心感受。

还有一个琴童，他所有的曲子几乎都弹不到教

师的要求，而只有一首曲子弹得很动人，这首曲子叫做《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

——本篇题记

学钢琴的孩子千千万万，无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有着一段痛苦的经历。你可以随便走进一户响着琴声的家庭，都能够得到让你感动的素材。

苦辣酸甜？酸甜苦辣？谁解其中味？

假若中国的人口不是这么多，中国就不会这么贫穷；中国不这么贫穷，就不会这么严格地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妻不是只生一个孩子，家长就不至于对孩子这般溺爱；不这般溺爱，就不能在孩子身上投下这么大的赌注。结果家长成了赌徒，给孩子们带来了诸多苦难，也带来了诸多遗憾。

《圣经》曰：“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的心所愿行的，看你的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绪。”

1. 童年的眼泪

众所周知末代皇帝没有童年。他被强行束缚在皇帝的宝座上，那些繁文缛节无情地剥夺了一个孩子的欢乐，伤害了孩子的心灵。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在 80 年代写了篇《中国的小皇帝》几乎家喻户晓，人人感叹过分优越的家庭环境过分溺

爱的生存氛围会损害这一代孩子的健康成长。文章揭示了独生子女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严重地忽略了另一方面。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小皇帝的内心承受力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差得多。把独生子女的心理弱点全部归咎于父母的溺爱是不全面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来自父母方面的虐待。那是一种由于溺爱而导致的虐待。我在采访中得到了一幅铅笔画。这幅画令我心颤。所有的线条都是弯曲的，像一根根充满委屈与不幸的神经，编织出一个苦涩的童年。这幅画最深刻也最直接地表现出了这一代独生子女因为学钢琴而造成的命运的悲剧。这幅画我本想放在书上，但给我提供这幅画的人说啥也不同意，因为他不想刺激被画的那位父亲。我权衡再三，还是忍痛割爱了。但那幅画却刀砍斧凿般永远烙入我的脑海，铸入我的心灵。画上歪歪扭扭写了一排字：“再不弹琴我就打死你。”

这幅画出自辽宁一位5岁女孩之手。从画面上可以看出这个女孩的心灵因为弹琴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请看父亲那夸张的胳膊与夸张的眼睛，再看那个女孩的放大的眼泪，大颗大颗落下，地上落成了一个泪潭。这个泪潭多么富有想像力与表现力！这个女孩漂亮聪慧，教她弹琴的老师特别喜欢她，并对她寄予厚望。但是，她的父亲对女孩要求太苛刻，经常大打出手。孩子一上琴就紧张，越紧张就越弹不好，越弹不好就越挨打，几乎每天都哭。孩子对弹琴充满一种逆反心理。她有她的思想，她有她的情感，她有她的自由，可这一切都被父亲忽略了。在父亲的眼里她就是个弹琴的工具，弹不好就挨打，孩子蒙受多少委屈父亲是绝对不管的。女儿是脆弱

的，她害怕父亲打她，只有忍气吞声。但她也有她的反抗方式，明明可以弹好，也故意弹不好，气她的父亲。父女俩一进入弹琴过程就好像同时进入了前沿阵地。每一次都爆发战争。年复一年，成了持久战。女儿痛苦父亲更痛苦。最后还是父亲败下阵来，因为他上火生气加上工作劳累患了肝硬化。父亲住进了医院，女儿从此不再弹琴，得以解脱。女儿怯怯地到医院看父亲，在距病床有两米远的地方不敢往前挪步了。父亲支撑着身子打量着女儿，女儿却不敢瞅父亲。她鼓了好大劲儿第一次对父亲撒了个谎说：“爸，我今天弹琴了。”她以为父亲听了这话准会高兴，可是，父亲没有高兴，眼圈却红了。

孩子再小，也有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家长不理解这幼小的内心世界，一味地体罚，扭曲了孩子心灵。有位家长带着孩子去老师家上课，孩子在琴上乱动，不听老师话，那位老师很有经验，耐着性子心平气和地跟孩子唠嗑，唠着唠着，孩子高兴了，对老师说，我是故意不听你话，看你发不发脾气。他还告诉这位老师，原先那位老师太坏了，有一次上课，他没弹好，那老师让妈妈打他。他恨死那位老师了。这孩子才4岁半，他多有心机。

有个5岁的女孩特别渴望家里来人，一来人她就可以从琴上下来。她特别渴望和别人交流情感。她被父母关在屋里天天练琴，同龄的小朋友接触不到，就只好跟大人玩。当父母的朋友来做客时，她特别殷勤，递茶倒水，深得客人喜欢。有时她把客人让到她的琴房，把房门关上，把父母拒之门外，自己独占客人的时间，她一会儿缠着客人讲故事，一会儿命

令客人玩玩具。等客人走后，父母对她严加教训，威吓她再有客人来时绝对不许她出琴房，否则，要打死她。后来，客人再来时，果然她不出屋了。人家夸她懂事，父母也为之高兴，可她却噘起了小嘴气嘟嘟的。有一次父亲教训她说，你多幸福呀！自己一间屋子，想吃啥大人就给你买啥，想要啥大人就给你买啥，你还不知足？她把脑袋一仰，叫喊着：“才不幸福呢！你多幸福呀！你爱干啥就干啥，没有人管你，也没有人打你，可我天天挨打！”说着说着她竟委屈地哭了。父亲愣住了，许久才喃喃道：“你长大就好了。”

一个孤独的女孩，喜欢布娃娃，每天上床，总得把 15 个大小不等胖瘦不一的布娃娃摆在床边。她关心每一个娃娃，挨个抱一抱，亲一亲，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娃娃之后才睡觉。可是，由于她琴没弹好，惹恼了父亲，将 15 个娃娃统统打翻在地，而且下令再也不准她上床玩娃娃。娃娃被锁进大箱子里了。这个女孩从此一睡觉就嗷嗷喊叫，有时哇哇大哭，直到哭醒，孩子眼窝发青，日渐消瘦。家长痛苦万分，找中医大夫看。中医大夫说孩子惊的，需要吃点压惊药。朱砂什么的，孩子吃下了，可仍不见好。还吃了琥珀安定丸，也不起多大作用。母亲把锁起的 15 个娃娃又摆放在床头，孩子高兴了，可晚上睡下后，竟睡毛了，爬起来抱着娃娃哭。母亲被惊醒，爬起来搂着女儿哭。她这才意识到，女儿不是受了惊吓，而是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而她和丈夫就是刽子手。从此，她不让女儿自己睡一个床了，而是天天晚上搂着女儿睡。她要以全部母爱来抚平女儿心灵的创伤。

有个胖小子模样不怎么俊，却胖得特招人喜欢。父母溺

爱自不待说，爷爷奶奶更把他视作掌上明珠。爷爷是个瘦老头儿，微驼的脊背总愿廉价奉献给胖孙子，爷爷给胖孙子取了个挺逗的外号：小笨熊。

小笨熊长到5岁时，浑身胖得像个圆圆的油桶，他骑在爷爷后背上，爷爷像一捆单薄的柴垛眼瞅要被压垮。奶奶更是疼他疼得没有办法。他在爷爷奶奶身边住，对父母指手画脚。父亲是个工人，在钢琴热中买了一台钢琴。周围的孩子都在学钢琴，爷爷奶奶也不好拦阻不让孙子学钢琴。

每天傍晚，妈妈把孩子从爷爷奶奶家接回自己家看着孩子练琴，第二天一早再送回爷爷奶奶家。

小笨熊不愿弹琴，嫩藕般的小胖手胖出了圆圆的骨节，在琴键上慢腾腾地挪着。

“指头要立住！你听见没？”妈在一边吼。

小笨熊闷着，拧着劲儿，还是一副蔫相。

“你听见没？”妈扯了扯他的耳朵。

小笨熊斜看妈妈一眼，用劲弹。那突然拔高的琴音，无疑是对妈妈表示极大的抗议。

妈妈气得嘴唇直颤。她每次到老师那儿，老师总是挑儿子手型不合适。最令她头疼的是儿子的手指发软，立不起来。已经练了三个多月，还是不见效。

小笨熊打心眼里不怕妈妈。妈妈太绵了，就是发火，打他，他也不觉得怎么疼。

妈妈发出最后通牒，小笨熊还是该怎么弹就怎么弹，妈妈急了，猛地抡起巴掌照着儿子的脸扇去。一声脆响，儿子白胖的脸颊上留下了五个指印，渐渐泛红。儿子咬着牙，停

止了弹琴，狠狠地与妈妈对视着。他眼里转着泪花，硬是不肯往下掉。如果儿子大哭一场，妈妈或许不至于慌乱，可儿子逼视着她，充满仇恨，她受不了。儿子和妈妈对视着，那是一种真正的较量。终于，妈妈受不住劲儿，一扭头，哭了。

小笨熊见妈妈哭了，才满意地眨眨眼，把里面的泪挤出几滴。妈妈喊来孩子爸爸，让他打儿子。可他在钢琴前默默地站了片刻，叹了口气说：“算了，不弹就不弹吧。”

这一宿，孩子妈妈调过身躺着，一夜没理丈夫。她又是气又是恨，苦苦地在寻找惩治儿子的办法。眼见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弹好琴，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就不行？她哪一点比别人差呢？当年，她是一支业余宣传队的舞蹈演员，她热爱舞蹈艺术，眷恋着舞台生涯。她没有赶上好的时代，但她始终没有失去对艺术的爱慕。她偶尔在街上碰见当年一个宣传队的同学，一谈起孩子，那话题就滔滔不绝。他们家家都买了钢琴，都把孩子逼到琴凳上练。她问对方：“你打不打孩子？”

对方回答：“怎不打？往死打！”

对方问她：“你呢？”

“也打！”

“你还能打孩子？”对方知道她心肠软。

“真愁人，孩子就是不爱弹。”

彼此都发出这种感慨。

弹琴的孩子，几乎百分之百挨打过，只不过孩子的性格不同，素质不同，所以挨打的次数多少不同罢了。

小笨熊的弹琴进度仍然太慢，上学后，进度更慢了。妈妈对他抓得更紧，早早下班，就把小笨熊接回家，先看着他

做完作业，不管多晚，也把他逼到琴上弹。妈妈已经豁出来了，非把儿子调教过来不可。她的神经也渐渐地变得坚强起来。她已经找到惩治儿子的最佳方案。

小笨熊从小就怕黑，天一黑，就不敢一个人在屋里呆着，就老往爷爷奶奶怀里拱。妈妈就用“关灯”威胁他，这一招还挺灵。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爷爷在背后给胖孙子出馊主意。他告诉孙子，你回家就做作业，做完一遍，你换个本再做一遍，你妈让你弹琴，你就说作业没做完，你做到9点以后，你妈就不让你弹了。

小笨熊听爷爷的话，做完算术题，又换个本子重做一遍。起初，真把妈妈给唬住了。可是，连着几次，让妈妈发现了破绽，一问儿子，儿子把爷爷出卖了，把个妈妈气得好几天没理公公。

一招不灵，爷爷又想一招。他如此这般地吩咐给胖孙子，小笨熊高兴得直拍手。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被妈妈接回家，一进屋，把个书包往床上随便一扔，趾高气扬地冲他妈说：“妈，我不弹琴了！”

妈一愣：“为什么？”

“我爷说——啊，不，不是，我老师新讲的算术题我一道也没做对，我已经跟不上趟了，你得辅导我做算术题。”

妈听明白了，她为套出儿子的话，假装同意，并且好言好语哄着儿子。小笨熊一五一十竟又一次把爷爷出卖了：“爷爷说，你就说跟不上趟，吓唬你妈，你妈就不让你弹，就得辅导你算术了！”

摸清敌情，妈妈马上翻脸，小笨熊后悔死了，他噘着嘴

巴，拿钢琴出气。他故意快弹，弹得乱糟糟的，一泄心头之恨。

“你用指尖弹，慢点，再慢点。”

小笨熊就慢，慢得弹一下间隔好几秒钟。

妈妈威胁道：“你再不听话，我就把灯关了，把你一个人放在黑屋子里。”

小笨熊知道妈妈在吓唬他，他不害怕。

“你听见没？我要关了！”

妈妈做起身状。

他用眼角瞥了妈妈一眼，观察形势。

“我说话算话，我再说一遍，你用指尖弹，注意节奏！”

“那你得坐下！”

妈只好坐下。

小笨熊开始用指尖弹，可弹了一小会儿，又不愿弹了。妈又叫起来：“你怎么还不改？我这回可真关灯了！”说着，她呼地站起，把外衣从衣帽挂上取下来，故意抖了抖，也不吱声，对着镜子穿好，用梳子理了理头发，取过挎包，朝门口走。她准备换下拖鞋。平时，她只要把挎包一拎，儿子就会哭着喊：“妈妈，你别走，我听话。”

可这一回，儿子怎么不害怕呢？她心里纳闷，换上了皮鞋，放慢速度系鞋带。

她做这一切时，小笨熊扭着胖墩墩的屁股，咬着手指头，忽闪着一双大眼睛一直盯着她。他在判断妈妈倒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知道好多次妈妈都是用这个法子吓唬他。

妈妈见儿子那么镇静地瞅她，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咩

一下子拽开门，一伸手，触到开关上，叭的一下子按灭了灯。

黑暗像猛兽一样张开可怕的大嘴一口把房间吞食的刹那间，儿子哇一声哭了。随后，扑通一声，儿子从琴凳上跌下来。妈妈赶忙把灯重新按亮，只见小笨熊连滚带爬，过来紧紧抱住了她的腿：“妈妈，我再也不气你了，妈妈，妈妈……”

小笨熊哭得伤心极了，妈妈的心被哭裂了，哭酥了，哭湿了，但她依然保持着征服者的尊严。她必须压抑自己，不让眼泪流出来。她做到了，她征服了儿子，且尝到了征服的快感。她朝琴凳上一指，孩子踉踉跄跄地奔过去。她觉得疲惫不堪，回身要去关门，突然发现洒到外边的灯光中辐射出一个人影做出躲闪状，她吓了一跳，那人咳嗽一声，竟是孩子的爷爷。她不知道老人家在外边呆了多久，更不知道他已经替孙子掉了多少眼泪。这位老臣民的泪也不是轻易能够掉下来的呀！

2. 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

这个3岁半的小女孩已经创造了好几个奇迹，成为她父母的骄傲。父亲是位大学讲师，给别人孩子取了好多漂亮名字，自己有了女儿，愣是想不出满意的。翻遍《辞海》《辞源》，取了差不多有100个名字，不是艰涩拗口就是意深音难听。最后只得拣个他自己也不甚中意的名字：淼淼。

或许是因为取了这个水分太大的名字，爱哭成了女儿的一大特征。淼淼从娘胎里落下来的第一声尖利而悠长的啼哭，

就使医院那长而空旷的走廊激动而发颤。具有理想和浪漫色彩的父亲当即想到，女儿将来准是个花腔女高音。夫妻俩都爱好音乐，胎教时就给女儿灌满了音乐，出生后，更是天天音乐。

第一个奇迹出现在四个半月。淼淼躺在围着木栏杆的小摇床里，当她头上方的写字台上的那台录音机放出音乐时，她竟随着音乐的节奏而上下起伏鼓着肚子。首先发现这种表达的是讲师爸爸。他欣喜地告诉孩子妈。孩子妈不信，说：“那是她吃得太多。”讲师让妻子静静观察，音乐节奏快，女儿的小肚子就鼓动得快，音乐节奏慢，女儿的小肚子就鼓动得慢。这一重大发现，把小两口高兴坏了。家里每来一位客人他们就打开录音机让淼淼表演，每一次女儿的“演出”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么小的孩子就表现出了音乐天赋。

15个月时，淼淼走路还不大稳。父亲带她到公园玩，不远处响起迪斯科的音乐，她停下来，一摇一晃地扭动着小屁股。扭着扭着围来了好多人看。她见人越多就越扭得来劲儿，兴奋极了，这算第二个奇迹。

第三个奇迹是3岁半时在幼儿园创造的。那里幼儿园距妈妈单位远，一般都由爸爸接送她。一天，爸爸最后一个到幼儿园接她，她蹲在墙旮旯只一副伤心的样子。年轻的老师迎上前对爸爸说：“淼淼真懂事！”

讲师笑着不置可否。

女老师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

讲师脸上的笑纹僵住了。

女老师一脸关心的表情：“淼淼的后妈不喜欢她吗？”

“后妈？”讲师懵了。

女老师盯着对方的眼睛，好一会儿，才给讲师讲了淼淼讲的后妈的故事：

女老师见淼淼衣扣掉了，问她：“你怎不让妈妈给钉呢？”

“她才不给我钉呢！”

“为啥？你妈不喜欢你？”

“她是后妈！我亲妈才对我好呢！”

“你亲妈在哪儿？”

“亲妈让后妈把眼睛捅瞎了，可可怜了。后妈就知道自己打扮，自己织衣服，一点不管我，还老打我。”

女老师信以为真。她跟淼淼爸爸说这些话，是出于对淼淼的一片同情。她没想到，这些都是淼淼瞎编的。

“虚构的，纯属虚构。”讲师说得认真，但心里酸酸的。他以职业的习惯跟女教师分析淼淼有此虚构的原因是因为妈妈逼她弹钢琴，打她，她把妈妈虚构成了后妈。她具有创作天分，但也说明她对弹琴有着多么大的逆反心态。

淼淼3岁多一点开始学钢琴。讲师和妻子由此开始编织钢琴梦。他们希望女儿成为钢琴家，不希望她成为舞蹈家。可淼淼却对别人说，她长大不当钢琴家，当“跳舞家”。

淼淼跳舞完全是发自内心兴趣。她可以根据不同的音乐，自己编排发挥与此相应的动作。家里来的客人越多，她跳得越陶醉。看淼淼跳舞实在是一种享受。可是，淼淼一到弹琴时情绪就一落千丈。为了把她的兴趣转移到弹琴上，父母决定再也不让她跳舞了。家里来客人时，邀请她跳舞，妈妈就赶紧把她拖到琴凳上，让她给客人弹琴。她当时才学了几个

月，弹的是小本汤普森教程。教程里有《蜜蜂做工》一段，《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一段，妈妈喜欢听她弹《蜜蜂做工》，可她偏偏要弹《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她那小小的心灵已经受到了伤害，不让她跳舞，不让她做她愿意做的事情，她必须进行报复。孩子是最容易产生报复心的，可惜一般父母把他们当成了木偶般随意支使，忽略了他们的心理世界。

淼淼本来是个天真活泼、好动、好跳、想像力丰富的小女孩，被绑到钢琴上，她觉得枯燥得要命，无论如何也没有兴趣。

行家认为，孩子的音乐教育必须有个良好的音乐氛围，另外，得根据孩子的兴趣。德国的孩子也学琴，可气氛和我们中国家庭大不一样。每到周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每人都坐到钢琴前演奏一首，加强孩子对钢琴的理解和重视。德国老师给低幼孩子上课，特别注重趣味性。跟孩子说，那边来了一头大狗熊，摇摇晃晃，走路沉甸甸的，于是就在键盘上找到低音区，用力弹几下，告诉孩子这就是大狗熊来了。又说小鸟飞来唱歌了，找到高音区，再弹几下脆音，孩子便兴奋地模仿。再讲小白兔爬山，从中央C开弹，一个琴键一个琴键弹，弹到高音，就对孩子说小白兔爬上山顶了，一脚没踩稳，一头从山顶滚落下来，便用指头在键盘上迅速划开去孩子乐得也学着划键子，脑子里想象着小白兔从山顶滚落下来的情景，好玩极了。试想，如果进行这种启蒙教学法，孩子能对钢琴那么厌烦吗？可惜淼淼的钢琴老师没这样引导淼淼兴趣，而是一开始就像教大人那样枯燥，只会喊：“沉甸甸起，沉甸甸起。”再不就让孩子的手弄个形状，像“小馒头”，可

淼淼怎么努力，也做不成“小馒头”，倒攥成个“窝窝头”了，而且硬邦邦的。淼淼学琴没打好底，走了弯路，走弯路就得加倍吃苦。淼淼妈妈见孩子学了好长时间，连个手型也摆不好，心急上火，就打孩子。淼淼和妈妈、老师都拧着劲儿，越打越不好好弹。淼淼的内心敏感、柔弱、纯净，可惜无论妈妈还是钢琴老师都不去理解她的心灵，就是能够理解人的讲师爸爸也对此忽略了。他们只是一味强调弹琴技巧，强化手型练习，结果练了一年半，手型不仅没练好，反倒更糟了。换了一个新老师。这位老师说淼淼得从头开始，原先一年半的功夫算白搭了。淼淼的妈妈是打字员，性子急，讲效率，她一见前功尽弃，将痛苦和忿懑统统发泄到了淼淼身上。淼淼承受不了，每次弹琴总要大哭一场。其实，淼淼的哭已不是痛悔，也绝非是向妈妈让步，而是她表达忧愤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反抗手段。妈妈越发脾气、越吼、越打她，她就越不服气，越产生出一种报复的快感。她认为父母太狠了，自己那么喜欢跳舞硬不让跳，“不让我高兴，我也不让你们高兴”。

在不融洽的氛围中，在极不自由的机械弹奏中，她那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枯竭了。弹了两年琴，几乎没有一个曲子可以完整地按照要求弹下来。惟独有一个曲子，她什么时候弹，就什么时候变沉静，专注，那小嘴唇绷得紧紧，眉头微微蹙起，弹着弹着，黑亮的大眼睛里满是泪水。这首曲子叫《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她所理解和体味的音乐内涵，远远超过了她这个年龄的理解力，令人吃惊。钢琴在这个家庭构成了一种灾难。讲师要写论文，受不了妻子对女儿的打骂管束，每天晚上躲进书房，把两道门都关严，但

是关不住烦恼。他索性用棉花把两个耳朵堵上。可仍然隐隐听到女儿的抽泣，听到那沉缓压抑的琴声如泣如诉飘来荡去。他感到痛苦不堪，劝妻子别逼女儿了，再逼会把女儿逼出病来。可妻子跟他吵，把他当成发泄物。他发现妻子神经质地咆哮，眼睛呈现绝望的呆滞神色，那张平时本来很恬静很素雅的脸苍白中透出一种蛮横，一种不顾一切的毁灭意识。他的心猛地一沉，意识到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给妻子治病了。

孩子有孩子的天性，孩子也应该有孩子的自由。周广仁说，孩子弹累了，要休息，这是合理要求。可家长常常一听到孩子的琴不出声了就大声呵斥。孩子受到训斥难免会出坏主意，弹琴时乱弹，只要有声音就不会受到训斥，管他弹得好坏，结果时间白搭。有位不懂音乐的家长监督孩子弹钢琴，孩子弹一会儿，就停好几分钟，家长催促，这孩子狡黠地说：“空拍呢！”结果一会儿一空拍。有位家长做饭时逼着孩子弹钢琴，孩子弹一会儿不弹了。这位家长就故意把厨房门弄出响声来，孩子一听门响，赶忙又弹，弹一会儿又停，家长又弄出门响，孩子再弹。家长与孩子斗智也在斗勇，其间多少荒唐多少酸楚？

我的小女儿也每天承受着弹钢琴的磨难。每当她稍稍被允许从琴凳上下来，便像囚犯获得了“放风”的机会，马上跑到阳台上，朝下边望。下边是个小花园，园内有一帮和她年龄相仿的孩子在跳皮筋。她最喜欢跳皮筋，可惜她不敢投身其间。某一次，她一声超过年龄好多倍的叹息吓我一跳。我刚稳住神，只听她一字一板地说：“我太苦闷了！”

对女儿的偏爱使我对她的痛苦感受得十分敏感。有一天特别闷热，她弹弹停停，一会儿说渴，一会儿又嚷着上厕所，耍尽了花招就是为了消磨时间。好不容易她算熬过来了，被批准从琴凳上下来。她贪婪地呼吸着，扑向窗口。冷丁，她冲我喊：“爸爸，我要写作文。”我赶忙帮她铺好纸笔，我是她写作文的奴仆已成习惯。她写得极认真，写写停停，有的字不会写，问我，我给她写好，她照着描。她写完才让我看：

“刚一打开窗户，我闻到了一股好闻的味儿。那是风的味儿。风是自由的，可我却不是。”字迹歪歪扭扭像是有着无尽的委屈，搞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由此，我想了很多。这一代独生子女是在人口失衡的状态下顽强地挤到了世界上的，注定了命运的失衡，生存氛围的失衡。这种失衡必然对他们的心灵构成压迫和刺伤从而导致心灵的失衡。他们是物质享受上幸福的一代人，也是精神上 and 心灵上最受扭曲和压抑的一代人。几代人的希望或曰遗憾都朝他们压来，他们那玻璃器皿般脆弱的心灵能承受多大负荷？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代儿童可真是不幸！

3. 自食苦果

孩子的痛苦不是钢琴造成的，是家长造成的。不弹钢琴的孩子不也照旧有痛苦吗？比如学画、学跳舞、学外语等。关键是看孩子有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就只能是痛苦。家长把自己的梦移植给孩子，不管合不合理，公不公平，酿成的苦果只能由家长吞咽。

有位女人被孩子奶奶称为“母老虎”，特别厉害。孩子弹琴时，她听错了音，就拧孩子耳朵，怕拧坏了耳朵影响耳音，改为打耳光。又怕把眼睛打斜考不上音乐学院，改为咬手指头。结果有一次当着孩子同学的面咬了孩子手指头，孩子嫌“掉价”，一气之下登上六层楼的阳台，眼瞅就要往下跳，幸亏发现及时，才避免了一场大祸。我采访了那么多弹琴孩子的家长，几乎没有一个因为弹琴没打过孩子的。我能够看到孩子白皙娇嫩的皮肤上留下的青斑，也能感受到孩子们那焦躁的性情，却很难记叙孩子的心灵中那苦难的历程。为了弹琴，为了报复，把手指咬破把钢琴砸坏，甚至把自己手指用玻璃碴割出血、用斧子把手指砍掉已不算奇闻。

沈阳钢厂有位工人经济拮据，本来无力购买钢琴，只因一位同学看到他5岁的女儿的小手，说：“丽丽真是学钢琴的材料，我敢打保票，她将来准会成为一个钢琴家！”家长听了这话也不慎重想想，权衡一下，不去了解关于弹钢琴的方方面面知识，而是头脑一热，借了数千元买了一台钢琴。为了还债，他戒了烟又戒了酒。女儿丽丽对弹钢琴没有一点兴趣。可他一心沉醉于让丽丽成为钢琴家的美梦，昏昏然中竟感到自己的价值在升华。他看到了尊敬的笑脸，听到了夸耀，他被这种幻觉刺激着，陷入更严重的盲目状态。他简直是在给女儿上刑。他把女儿的手臂吊在从房顶垂下来的两根绳子上，手指恰好落在钢琴的键子上，丽丽困了，他就用绳拴住丽丽的头发，逼她无休止地练琴，终于拖垮了她的神经。一天，爸爸临上班时吩咐她必须学会两首曲子，否则中午不许吃饭。望着爸爸远去的身影，丽丽跑到厨房找来菜刀，砍坏

了钢琴，然后，看到墙角地板上放着的一瓶熏蚊子用的敌敌畏，走过去，用稚嫩的小手端起瓶子喝了下去，倒在钢琴旁……

某医院有位小儿科大夫。听说我要写这部书，非常动情地给我讲了个他亲眼所见的故事。

有天夜里他值班，医院的走廊相当安静。按常规，这么晚了已经不会再有患者来了。他把一本医学杂志看完，洗了把脸，正准备躺下，突然走廊尽头响起令人紧张的杂乱脚步。接着，诊室的门被哐一声撞开了。一对夫妻抱着他们的孩子失魂落魄地冲他大喊：“大夫！快……”

那是一个5岁的男孩，被放在床上，眼睛闭得死紧，完全处于昏迷状态。他取过听诊器一听，孩子的心脏微弱得像蚊虫叫。他迅速诊断出孩子患的是肺炎，而且危在旦夕。出于医生的责任感他质问这对父母为什么不早点送来？那女人只顾抹眼泪，那男人气呼呼地瞪着他的女人，粗野地说：“都怪这傻×！”

大夫没有追问，全力以赴投入了抢救，然而回天无术。当他耷拉着脑袋沉重地跌坐在椅子上时，那对夫妻双双跪在他面前，鼻涕眼泪地哀求他一定要救活他们的孩子。不仅哀求他，也哀求护士，见一个穿白大褂的人他们就磕头作揖。可是，毕竟迟了。那女人完全像个疯子，她不顾别人拦阻，蛮横地冲到楼下直奔太平间，好多亲友拖按她，她发出母狼般的长嚎，喊着儿子，她让儿子等等她，她要 and 儿子一块走。

独生子女，突然夭折，做父母的当然遭受致命打击。可是，残酷撕裂这位母亲心灵的是她的反悔，她的自责。她觉

得是她把孩子活活葬送了。

她是普通的女工，长得不漂亮，又不太会来事儿，在车间属于那种不吃香的角色。她对周周好多事情看不惯，多次想调走，又没地方要她。

想想她小时的朋友和同学们都比她工作好，有的靠父母靠丈夫，有的全靠自己。她呢？父母都是工人，地道的老实人，靠不上，丈夫也是个窝囊废，更指望不上，惟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儿子。儿子的出世给她带来了许多麻烦也带来了许多欢乐。儿子3岁零8个月时，夫妇俩勒紧肚皮还管别人借了一部分钱买了一台钢琴，为了还债，她拼命工作，力争多拿奖金，可因为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并没有拿到最高奖金，这使她非常窝火。为此她和车间领导大吵了一架。后来，工厂困难，开不出工资，百分之三十工人放长假，她自然在此之列。她失业了，只有守在钢琴边逼着儿子弹琴。她觉得她这辈子算完了，活得又窝囊又憋气，将来儿子可千万不能像自己这样，一定要让他有出息，有本事，让所有的人都不敢小瞧。

她确实有个不错的儿子，天庭饱满，仅从那高高亮亮的额头就看得出孩子的聪明度。这孩子顽皮得很，坐不住琴凳，被迫坐下不到十分钟，屁股底下就像生了虫子，咕咕蛹蛹，趁母亲不注意哧溜一声就下来玩。母亲便打他，他哭喊爸爸，爸爸也是工人，工种不好，晚上上夜班，白天想睡个安稳觉，孩子一闹，睡不成了，心烦意乱，正没处撒气，拽过孩子，一顿暴揍，或许那一瞬间他不觉得是在打儿子，而是在打车间主任或者主任的儿子孙子什么的。儿子被打得满地滚，老婆

冲上来，家庭大战爆发了。儿子从3岁零8个月弹到5岁半，近两年的时间挨了无数次打，总算变得驯服了。如果花上两年时间调驯一头雄狮，雄狮也会驯服的。三伏天，他们家住的小平房低矮闷热，窗户被外面的大楼严严实实地遮挡住，打开窗户没有一丝风。空气不流通，营养条件也差，孩子被逼得太甚，体质很弱，不知不觉染上了病，他们夫妻只顾逼孩子弹琴，忽略了孩子病情。

儿子手指发软，指法总是搞错，母亲就拿着织毛衣的竹针朝他手指上打。哪个手指弹错了就打哪个手指。儿子不知啥时就会挨一下打，处在一种高度的紧张提防状态。他脸色煞白，汗珠从脸门上越滚越多越滚越大，终于支撑不住了，央求道：“妈妈，求求你，我不弹了，我太难受了！”

他是个机灵鬼，以往不愿弹琴时，总能想出好多招，不是说大便，一进厕所就蹲半天，被妈妈从厕所里拎出来；就是嚷着口渴，接过水杯慢慢地喝，拖延时间；再不就装病。忽而头痛，忽而肚子痛。这有点像《狼来了》中那个撒谎的孩子，妈妈以为他又在撒谎，便不理睬他。他渐渐支撑不住，竟然一头栽到琴键上，钢琴发出一声破裂的轰鸣。母亲这才慌忙意识到孩子真的病了。她以为孩子仅仅是感冒发烧，吃两片药就可以顶住，没有往医院送。孩子昏睡了一天，到了傍晚勉强可以爬起来要水喝。第二天就要到钢琴老师那里上课了，还有两个曲子没有弹好，妈妈又把他折腾到琴凳上。他神志恍惚，无论怎样手指都不听使唤。她又发火了，打了孩子一巴掌，可儿子没有反应，既未躲闪也没哭。等到她真正意识到情况严重时，急三火四跑出去给上夜班的丈夫打了电

话，丈夫赶回来用自行车把她们母子载到医院……

孩子死了。孩子死得挺安详。他再也不用弹琴了。他摆脱了苦役，幼小的灵魂得以解脱。可是，孩子的母亲呢？她一辈子都将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她的神经开始异常，最受不了钢琴的声音，她把家里的钢琴砸了。键盘砸了两个窟窿。

另外几个更深更大的窟窿是丈夫砸的。砸坏的钢琴被亲戚抬走了，可她的痛苦永远无法减轻。她逢人便说，她的孩子如何聪明，如何受到钢琴老师的夸奖，如何能够长大当钢琴家。她瞪着两眼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她那虚幻的梦境。最后，她疯了。

周围的邻居以及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说，那个 5 岁半的男孩钢琴弹得确实好，已经弹到“849”了。要是不死，长大准有出息。可是，孩子毕竟死了。

4. 不惜代价

“传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编纂了一套供‘教会年’用的素歌和一本日课交替合唱集。传说施罗德甘主教由国王丕平派到罗马后，于 753 年在梅斯的大教堂中采用格里高利素歌……”

这是我很浅薄地在向一位信教的普通妇女卖弄我的一点宗教知识，以引起她的共鸣。果然，她瞳孔放光，非常兴奋地以同道的口气问我：“你也信教？”

我们的谈话之所以由宗教切入，是因为我听说她那个 3 岁半就在钢琴上显露才华的儿子名叫曲大卫。我接触过一些

学钢琴的儿童，名字都有点宗教味儿，比如刘雅格、孙路迦、万约翰等等，给孩子起这类名字的家长，大都是信教的。

曲大卫的母亲的确是基督教徒。她相信上帝庇护着她。她讲到她怀孕那年，患了较严重的牛皮癣，天天用药，影响了胎儿发育，许多人劝她做人工流产。她找到大夫检查胎儿，结果胎位不正，医生估计分娩时要么难产要么死胎。她的压力很大，比过去更虔诚地祈祷，直到临盆时，还带着《圣经》进了医院。她脸色苍白，满身疼得冒汗，躺在产床上却是一副安详的表情，她乞求上帝的保佑，坚信分娩时不会出现意外。或许是她的情绪过分镇定使然，或许是医生诊断有误，反正她的分娩异乎寻常地顺利。儿子坠地时的啼哭，使这位母亲双手合十感激上帝。她的牛皮癣病也在儿子降生后的一个晚上奇迹般好了。

她为儿子取名曲大卫。

她丈夫是位搞水暖的工人，不信教，但他特爱好音乐。他对乐器之王钢琴的崇拜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式的崇拜。他说不清钢琴与宗教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但他知道中国有个女钢琴家叫顾圣婴，而圣婴就是宗教的名字。所以，他百分之百赞成为儿子取个宗教的名字曲大卫。他期盼儿子长大成为钢琴家。

可是，老曲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为儿子大卫设计的呢？只有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还不足299元。我敢说，世界上任何一位钢琴家童年所居住的条件，也不会比曲大卫家更狭窄更简陋了。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要去做一件富贵人家的孩子才能做的事情，其压力应该是成倍的。

在老曲还没有条件买彩电买冰箱时，新婚后添置的第一件家产就是钢琴。周围人看到他家徒四壁竟摆放了那么一台明晃晃的钢琴，不禁感到滑稽可笑。但是，他的儿子不断给他以希望和信心。3岁半时，大卫竟能无师自通地爬到琴上，把自己听来的一些简单的歌曲在钢琴上弹奏出来。老曲欣喜若狂，又试着练了练儿子的耳音，听力相当好。他当即决定给儿子找一个沈阳市内最好的老师教儿子弹钢琴。他深知找一个好老师是儿子走向钢琴家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所以，他托亲告友，颇费一番周折找到了钢琴教授朱雅芬。朱雅芬咋一听是个3岁半的孩子要学琴，马上把头摇了摇，她从未教过这么小的孩子。说情的人一再请求，朱教授才答应先看看。

第一次出现在朱教授面前的曲大卫是个十分顽皮的孩子，虎头虎脑长得蛮好玩儿，但一秒钟也不肯闲着，这种精力过剩的男孩子怎么可以想象在琴凳上坐稳呢？不过，当这个男孩子被抱到琴凳上时，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孩子，坐得十分平稳，面部表情认真、庄严，竟然充满情感的来了个即兴发挥，自己作了一首曲子弹给朱教授听，一下子把朱教授“镇”住了。这么个小不点，连音符、乐理都一丁点不懂，竟能作出这种像模像样的曲子，而且曲调什么都搞得挺对。这是个神童。朱教授收下了这个最小的学生。

神童的成长也是离不开培养的。起重要作用的是家长。在我所采访接触的上百位学钢琴的儿童家长中，老曲是最令我感动的一位。

曲大卫长到5岁时，老曲已经50岁了。从儿子弹琴那天

起，他就放弃了工作，每天在家陪着儿子。⁵⁰而知天命，到了这个年纪，大凡中国人都考虑颐养天年了。可老曲呢？失去了工资，只能靠妻子的一点微薄收入，加上亲戚们的一点接济过日子，生活过得何等清苦自不待说。他勒紧裤带，毫不吝啬地给儿子买磁带，一盘原声带就得五六元，他家足有几百盘。为了培养儿子的文化知识，他教儿子识字读书；为了让儿子从小就树立远大志向，他给儿子讲贝多芬讲卡拉扬，讲许许多多的音乐家钢琴家；他还为儿子买了一张世界地图，天天教儿子看。儿子后来张口就说出几十个国家的首都。有时候，他为了给儿子抄谱子，整整一个通宵伏案，第二天竟晕倒在床上。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勉强挺起来，又看管儿子弹琴。为了纠正一个指法，为了抠出一个难点，为了让儿子理解消化一首曲子的意境，天知道他是怎样呕心沥血。他怕儿子劳累过度，还得陪着儿子玩。捉迷藏、做游戏，伏在地下给儿子当马骑。这些辛苦对他来说都不在乎，最使他受折磨的是儿子不愿练琴。一个幼儿，天性贪玩，怎么能长时间坐着练琴呢！有时候他不得不采取体罚，可打完之后，他简直痛苦死了。有一次，儿子坐在琴凳上硬是不听他摆布，他一气之下，狠狠地一脚将儿子踹到琴凳下边，打得儿子半天缓不过气来。就在这时，妻子从后边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疯了似的要和他拼命。妻子哭了，儿子哭了，他这位高大的汉子双手揪住自己那日益稀落的头发：痛苦得要死。妻子说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要他命，我就要你的命！他理解妻子，他任凭妻子发作，渐渐清醒了，他后悔不迭。有时，儿子深更半夜哭喊起来，他用自己坚实的臂膀搂起儿子，恨不得化作

一座巍然的大山给儿子一片安宁的庇护。失眠的时候，最痛苦的折磨就是他与自己进行搏斗。他冲天起誓，他是最不愿打儿子的，千辛万苦，他绝不能忍受打儿子的痛苦。但不打又不行。他常常跟一些学者讨教更好的教子方法，他也常常翻阅一些教子的书籍，但他到时候还得打！他痛苦至极，他说他脾气不好，他怨恨自己的脾气不好导致了儿子的脾气不好。他担心这么折腾儿子会把儿子折腾成精神病，多少次，他的信心发生了动摇，考虑过退缩，考虑过放弃，也想过几天安稳日子。都 50 岁的人了，还能活多久？但是，鬼使神差般地使他犹如拉满弦的弓，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他信誓旦旦地说：“我非得让我的儿子成为全国第一不可！”他在和儿子拼命，和妻子拼命，和自己拼命。当他那位贤惠的信教的妻子充满忧郁地对我说：“你看俺老曲，头发白了多少”时，我的心酸楚极了。

仅仅看了曲大卫一次弹奏，我就永远不会忘了。但给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当他弹奏时，偶尔有一个错音，大卫身后的父亲，那张绷得太紧的脸就像猝然破碎的玻璃，凌乱而深深的褶皱中蓄满了痛楚的样子深深地撼动了我的心魄。他对儿子寄托的期望太高，而现实中的儿子与他过高的期望总是不可避免地构成反差，这将永远折磨着他，使他无法安宁。他发自内心地跟我说：“大卫这孩子不懂事，我看全世界弹琴最不自觉的就是曲大卫了。”

我说：“他毕竟是个 5 岁的孩子啊！”

“是啊！”他悠长地叹息一声，似乎经我提醒才意识到儿子的准确年龄。仅从他那张复杂而又深沉的脸上，我就感觉

出这位 50 岁的父亲让一个 5 岁的儿子折磨得多苦。也许正是他的父亲只希望他老老实实地当个工人，所以他才把自己的懊悔变成了成倍的希望一并加到了大卫的身上。他希望并且坚决要让大卫实现他不曾实现的人生价值。

值得庆幸的是大卫并没有因为父亲的严格管教而抹杀个性。他不像我见到的因为经常挨打而变得神经质的那种孩子。他争强好胜，自信得很。有一次弹琴，父亲指出他弹错的那个音符，他把小脑袋一扬不服：“我没弹错！”父亲指出他弹错的那个降 3，哪知他仍然自负地说：“那是印错了！”

碍于我的情面，老曲生气了但没有打他，只是苦笑着冲我说：“你看这孩子——”

老曲也是很懂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他不想也不会把儿子培养成听话的木偶，他要在严格的管教与体罚中保护儿子的个性和创造力。这就使他更难、更苦。

老曲跟我不止一次地分析过他的大卫要成为第一流钢琴人才所具备的几个有利因素：

其一，有个好老师——朱雅芬。其二，大卫自身热爱音乐热爱钢琴且具备音乐天赋。其三，就是他竭尽全力为大卫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但是，这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中，有一个发生了变化，那就是朱雅芬教授要到北京去了。一年前，老曲已经预感到了朱老师迟早要离开沈阳去北京。可是，他的大卫怎么办呢？他想了许多方案，最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跟着朱雅芬教授到北京去。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对于他们这样一个家庭而言，最

大的问题是经费，他的妻子只能领取 70% 工资，而他已有四年没有任何收入了。妻子雄心勃勃地要到北京去打工。给人当保姆，洗衣服什么的，干什么都行，只要丈夫能带儿子练琴。可是，那才能有几个钱呀！也不能总依赖亲戚的接济呀！为了筹措经费，老曲走出了更艰苦的一步。他四处奔波托亲告友，找到了一项土建的活儿承包下来；凭着他的土建水暖技术，也凭着他那结实的身体和忠厚宽容的人品。朱教授已决定在 8 月末离开沈阳，他必须在此之前挣出 3 万元。为了 3 万元而奋斗！只有挣来这 3 万元，才能不中断他对人生目标的追求。老曲是豁出来了。他毕竟不年轻了，一天活干下来，疲惫不堪。

我大致算了一下，从第一次与老曲谋面到今天已经十个年头了。那时候是 1989 年。

1989 年的曲兆青已有 50 岁了。可以说最初他们这一家人感动我的还是始于老曲的年龄和他儿子曲大卫的年龄的悬殊差异。那时候曲大卫只有 4 岁，长得又那么一个小不点儿。一晃十年，他的儿子已是 14 周岁。14 岁的曲大卫与十年前的曲大卫完全判若两人，你就是怎样也无法将他们放到一块堆去联接。朱雅芬教授对今天的曲大卫的变化也与我一样深表惊异。在沈阳在北京凡是见过当年的曲大卫的人怎么能不深感惊讶呢？朱雅芬很是感慨地讲了一次她在北京当评委发生的事情。那一次，北京的好多少年钢琴选手参赛，一个个都从朱老师的眼皮底下过筛子，过完了，她起身离开评委席时，突然发现了曲兆青。她眼睛一亮，问他怎么来了？老曲说是陪大卫来参赛的。朱老师一片茫然：大卫来了？他在哪儿？老

曲说，那不刚才弹完了。刚才？朱老师一片茫然，她教了四年的学生、她那么喜欢那么刻骨铭心让她记住的神童竟然端坐在她的面前弹完了一首又一首曲子她竟然视而不见了。这仅仅是时间的变化吗？在曲大卫身上发生的这种巨变应该说主要是命运，是命运的捉弄。

回忆往事时，朱雅芬不无怨怼地说，老曲太心切了，不等她回来，她只差两个月就会从美国回来的，而且她已经传过信来了，老曲应该知道的，可他没有等她回来，就弄了一辆大汽车，把家里那点不那么值银子的东西一划搂就装上车开赴北京了。当然车上最沉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台钢琴。老曲是步着郎朗的后尘奔赴京城的。在老曲的眼睛里只盯着郎朗。郎朗是怎样让老曲眼热的孩子啊！那是个天生为了钢琴而生活的孩子，他的进度快得不可思议。老曲曾试图一次次让大卫加速去撵郎朗，可是，他仍然一脸苦楚地说大卫不如郎朗，大卫赶郎朗差远去了。话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他怎么甘心落后呢？

要是他再等一年，不，再等四个月，等到朱老师回来，留住曲大卫把基础再打得再扎实一些再进军京城，那么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可惜，这只能是一种善良得近乎愚钝的假设，实际上，老曲当时走的时候我见过他，他像面临着一场重大的战役。他满脸焦虑中糅杂着踌躇，他是铁定了心的，他连一天也不可能等的，必须马上进京。他至今记得十分清楚：那是1992年的5月29日。那一天气象台报的是35度，但他肯定地说那一天实际上北京有40度。老曲是一次悲壮的出征，他在北京无亲无友，他甚至有点冒蒙打听到了一处可以租借

的房子，那是在北京郊外的大兴县黄村。黄村那地方有着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宿舍，他要租的这一户人家去了美国。房子很好，条件也不错，老曲已经是相当满意了。他那时候肯定知道等待着他们一家的是怎样艰苦的环境，他早有准备，然而，他怎会想到进京不久居然平地一声惊雷，一场意外的灾难就在那么三两分钟内降临下来了呢？

老曲对那一天即将到来的灾难没有任何预感，但是，他永远记住了那一天的日子——6月6日，下午，大约六点钟。准确说，那是傍晚了。曲大卫随父母进京后，他深知自己应该做什么。他好像一夜之间话少了，成熟了。他渴望弹琴却不敢去弹，他斜倚在琴上，小小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划动着键盘，键盘像在呻吟。母亲见状，不让儿子弹了。大卫在屋子里百无聊赖地转了一圈，就提出下楼去外边玩一会儿。等到父母都答应了，他才拉开门，一头撞出去。

父母在儿子带上门的一刹那间还没忘了叮嘱儿子别走远了，少玩一会就得回来。

好久没有自由自在地玩了，对于生下来几乎就绑在钢琴上的曲大卫来说，甚至有点不会玩了。下楼梯时，他一脚高一脚低，显得笨笨磕磕。等他跑到一楼的楼道口时，一位淘气的男孩子朝他伸出一只脚，他没有发现，就是发现了也来不及躲闪，于是，他一下子被绊倒了。

事情就是这么巧，大卫一倒下，头先着地，太阳穴处的颅骨部位正好磕在一块凸起的小石头上。当晚8点来钟，老曲带着大卫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黄村的医院可想而知其条件有多简陋了。他们去看的是位女医生。她很年轻，大概没

有多少经验，问明了病情，听一听，连红药水也没给抹就让他们爷俩回去了。只是当他们转身时，女医生挺负责任地追问了一句：如果明天还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可以到礼士路那儿的儿童医院去看看。孩子当晚滴水不进，感到恶心。他老老实实躺在床上，被父亲放着的姿势就那么一直保持着。父亲守在儿子床边，他发现儿子很是贪睡，仿佛要把过去好几年缺的觉补回来似的。老曲更加细心地观察着儿子，他发现大卫额角有点发青。但是，他和妻子当时没有觉得问题那般严重。等到深夜了，老曲发现孩子的头开始肿胀了。而且，那片额角的淤血越涌越大，后来孩子开始发烧。老曲一摸儿子的手，手都有点发凉了，这一下子老曲可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原想等到天亮再去医院，可是，他突然意识到一分一秒也不能再等了，于是，他抱起孩子就往外走。

天还没有亮。黎明时分显得更黑。老曲喊上了一辆面的。北京面的都是黄颜色的。北京开黄颜色面的的司机都爱聊天。这位年轻的司机见老曲抱着儿子上车时知道孩子病了，要去医院，可他听老曲说要去礼士路的儿童医院，便问清了孩子的病因，他劝老曲别去儿童医院，应该去天坛医院。司机说那里的颅脑外科不仅是全国最好的而且也是亚洲最好的。司机够热心了，也够负责了，他说他先不走，等等看，万一那里没有更好的医生，就再拉上他们去儿童医院。老曲一再强调，幸亏是到北京，幸亏是遇到那位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他在强调和感激这些时，却没有说他如果不来北京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老曲的感激是有道理的。也该曲大卫命大。到了颅脑科

医院，正巧赶上一位外科主任值班。他是周六晚上值班，到了周日一早就要下班时，接到了曲大卫这么一个患者。他在抱怨老曲昨晚出事何以这时候才来医院时，立马让曲大卫作CT。从诊断到作CT完全在几分钟之内完成，这时候大卫已经处于休克状态了。

从片子上看颅内充满了血，那严重的血肿令大夫震惊。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当然，这种手术带有相当的风险性。让老曲签字。大夫把可能出现的危险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但是，老曲仍然像听不明白。他的手哆哆嗦嗦拿不稳笔。冷汗从他的额头仓促地滚落下来。

孩子人事不省地躺在白色的床上要往手术室推，孩子的脸色跟白色的床单一样惨白，一动不动。老曲两口子紧盯着孩子，那种眼神充满绝望的留恋。护士小心翼翼地把车子推动了，推得很慢，她是怕惊动受伤的孩子还是为了让孩子的父母能够多看上两眼。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奇迹：

孩子的一只搭在床边的苍白的小手动弹了，那曲张的指头正在像弹琴一样地上下弹动着。而且越弹越快。医护人员把他的手摁住，刚一松开，那只小手就像安上了马达，飞快弹动着，一串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点动犹如坠落在地的受到惊吓的小鸟，绝望地扑打着翅膀，扑打出一片辛酸。见此情景，父母几乎失去理智。他们扑过去哭喊着儿子。母亲抓牢儿子的翅膀般的小手，颤颤地捧着，可那只小手就在母亲的掌心里忽闪着飞动。父亲哭了，哭出的声音很粗很惹人注意。但是，他什么也不会顾及了，他说他当时从里往外都是悔恨。他说他对不起儿子，对不起他的大卫。他说他的大卫从懂事时

起就是弹琴，没黑没白地弹，在孩子的神经最深处只有弹琴。他的所有神经失效时，惟有弹琴这根神经还异常活跃。孩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太亏了孩子，他小小的生命一辈子没有享过福，没有玩过，只剩下了挨累挨打。盯着那只奇迹般弹奏的小手，他这做父亲的充满内疚。那一个个上下起伏的手指是那么规范，又是那么疾如流星，疯狂地敲打着抓挠着撕扯着他的心。老曲说在那一瞬间，他的心被弹破弹碎了……

6. 音乐的魔力

大卫重新开始学琴。特别是左手，与右手完全不配合，他练琴时常常为此急出一头大汗。沮丧的时候，他就用右手掰着发木的左手指头，像掰一件与他无关的树枝。老曲时常看到儿子呆呆地坐在琴凳上低着头掰手指头。每每看到这个镜头，他就马上转过身去。

大卫在附近一所小学就读。上了二年级。日子水一样平静地流淌着。全家各有各的营生，老曲为了生活，这期间更频繁地往黑龙江大森林里钻，他与人合作制作小提琴，他负责提供上好的琴料。妻子张立也在北京打工。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机会少了，老曲也不再管着曲大卫了。那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的钢琴梦，难道真就这么一日日地忘却吗？时间真的具有淡化一切的魔力，可放弃了终究是个遗憾。老曲毕竟是个凡人，他要生活，为了儿子治病他花掉了很多钱，为了租房子，为了加强营养，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在北京处处都得花钱，没有钱行吗？就在老曲一心挣钱糊口之时，命运又

一次捉弄了他。那是当他拿着一块非常好的木料贴近带锯时，他的宽大的手掌被锯条从中间拉开了。当他日后向我展示手掌处那道粗野蛮横的伤疤时，他哭笑着说，当时一点也没有感觉，一点也不疼，只是看见鲜血咕嘟着往外涌，我还合计着，哪来的这么多血呢？

老曲的受伤是因为他分心了。他何以分心呢？他想瞒着妻子和儿子，但是，这哪里瞒得住呢？妻子一眼就发现了，可是儿子没有反应。他以为瞒过了儿子，可是每当吃饭时，当他发现儿子动不动就将目光盯住了他的包扎的手时，他才意识到儿子已什么都知道了。儿子长大了，自从那场大难之后，儿子好像懂事了许多。他把手从儿子的眼睛边挪开时，儿子终于问了句：爸，疼吗？他说，不，一点也不疼。

儿子放下碗筷，走到了钢琴前。好些天没有听到儿子弹琴了，今天，他突然发现儿子在弹奏《悲怆奏鸣曲》。尽管他一下子就能听出来左右手强弱不当，配合也不和谐，但是，那如泣如诉的琴音如一排横扫过来的子弹，一下子击中了父亲那宽厚的胸膛。老曲被打穿的内脏随着琴声的起落而再一次品尝着曾经有过的苦难与悲伤。就像他手伤了不知道疼一样，他的眼泪流淌得满脸都是他也一丁点感觉没有。只是觉得嘴角发咸，咸得他不得不去舔，这一舔，他算是彻底醒过来。大卫所在的学校是属于西城区管辖。有一天，大卫回家告诉老曲西城区要举行“春芽杯”少儿钢琴比赛，他说他已经在学校报名了。老曲说你能行吗？大卫说，试试看吧。老曲没有抱任何希望地陪着孩子地去了赛场。老曲曾多次陪着儿子走进赛场，他们在离开沈阳前夕，他还带着大卫参加了“北方

杯”的钢琴比赛，那一次大卫获得了第一名。

当老曲夫妇得知他们的大卫在本次比赛中一举夺得第一名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儿子创造的奇迹。这的确是奇迹。虽然这仅仅是一次区级的比赛，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曲大卫、对于老曲夫妇来说，这可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他们找回了自信。老曲那早已放弃的理想又活现开来。一瞬间，他百感交集，他只想哭，只想找个地方放开来哭一场。似乎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一年来，他憋了多少苦闷多少酸楚，他如果不把这些泪都哭出来，那么他就要被憋死了。可是，他上哪里去找地方哭呢？

儿子没有哭，也没有乐。他好像憋着一股劲儿，小脸绷得紧紧的。他到台上领奖时，他的表情也是庄重严肃的。人家给他照相的时候他也不曾露出满意的笑容。

7. 自己才是救世主

当老曲时常一筹莫展地在我面前夸奖郎朗这个孩子如何如何了不起而自己的孩子如何如何不争气时，我就打断他的话，我问他，假如郎朗是他的孩子，他能否会让郎朗出息到今天这个分上？老曲略一思索，笑了，他说不能，他说得很诚恳。甭说别的，就老郎自费去德国这一件事老曲就说他是做不到的，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

其实，人的经历不同人的品行就不同，某一个体的存在就有某一个个体的理由，他们只能有其属于自己的合理性，这是不能相比，也不能相互取代的。老曲不能跟老郎比，就像

大卫不能跟朗朗比。然而，毕竟他们是从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毕竟他们都在奔着一个辉煌的目标。而朗朗总是先走一步，朗朗比大卫年长两岁，比大卫高大半个头。朗朗弹琴进展的速度总是那么咄咄逼人。他弹到 299 时，曲大卫才弹到 599；他弹到 740 时，曲大卫才弹到 849。于是，老曲总是掐着指头算大卫再有两年能不能弹上 740，能不能赶上朗朗的速度。朗朗在老曲的眼中就是一个最醒目最现实的目标。他无法摆脱这种对比。但是，他只是拿自己的孩子与人家孩子相比，却忽略了拿自己与老郎去比。其实，何止是老曲愿拿大卫与朗朗相比，就是我及我的全家还有周围熟悉他们的弹琴孩子家长也愿意把他们放在一起比。当朗朗以第一名的骄人成绩考取美国克蒂斯音乐学院后满面春风地回到沈阳之时，我听了朗朗的演奏，我也比较深入地采访和了解了朗朗。他的确相当优秀，他是那种全方位都优秀的孩子，性格活泼开朗，心理发育和生理发育同样健康。他见谁都热情，他没有那种时势眼的东西，即使有一点他也会掩饰，总之，他特别招人喜欢，人见人爱。就在朗朗去美国不久，老曲带着大卫回到了沈阳。他们来到了我家。

与朗朗相比，大卫似乎在各方面都显得黯然了。但是，我觉得在弹琴上这两个孩子的差异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心理上的差异，朗朗的自信与大卫的自卑。

我明明知道在老曲的面前最好闭口不谈朗朗，但是，架不住老曲的发问，他问我听没听过朗朗的演奏，我只能如实禀报。他又问我怎样？他说他听过很多人说过朗朗弹得好，但到底怎么好却没有说清。我见老曲既然如此诚心问我，我也

就不加掩饰地托出我对郎朗的评价。我的确对郎朗评价很高，在任何时候我评价郎朗弹琴时或多或少肯定掺入了我那忍俊不禁的个人情感成分。我说完之后，我发现老曲好久没有吱声，终于，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说：郎朗的确了不起呀！这样的孩子不仅是中国的尖子也是世界的尖子人才。顿了顿，他又愁苦满面地自语着：大卫不行，大卫这孩子怎么就没有郎朗那股劲呢？这是老曲由衷地感叹，这种感叹只有熟悉他了解他的人才能够听出其中的沧桑。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老曲这种感叹，或者说这种抱怨了，我理解这位老大哥，他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他为儿子作出的牺牲也太大，他受到的磨难太多，他的性子也太急了。不错，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和郎朗一样杰出，谁又能够说大卫在小时候表现出来的钢琴天分比郎朗差呢？但是，实际上大卫与郎朗在弹琴上已经无法相比。老曲呀，你不该进行这种比较，一个孩子导致成功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所以，你不能总拿郎朗和大卫比。在这一点上老郎就是与你不同。你是总说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强，总说自己的孩子不行，而老郎恰恰相反，他总说别人的孩子不如自己的孩子，他总说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他越这么说郎朗就越来劲越自信，而老曲越那么说大卫就越有压力越感到自卑，这实在是两种类型的父亲两种方式的教育，一种是积极效应的鼓励，一种却是不那么积极的挫伤，是“恨铁不成钢”。我觉得老曲在大卫成长的道路上的确全身心投入了，但是，他每每欲速则不达，他以为他是最了解他的儿子，其实，他常常是并不了解他的大卫，他的儿子蒙受的压力太大了，他的性格压抑得与他们这一代孩子是不相称的。如果

再经受一些打击，我真怕大卫会崩溃的。老曲有责任，老曲有着无法推诿的责任。我真想用更有力度的语言去驳斥老曲，但是，一看到他那副沧桑的面孔，我就不忍心刺激他了。甘苦寸心知，老曲不易呀！

说实话，那一次看到曲大卫我就在想他的自卑情结肯定要影响他日后的人生。他在我看来，已经不再是那个浑身都是音乐细胞的钢琴神童了。他好像应该具有的钢琴才华似乎都消失了，所以，对于他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我不敢说有多大把握。所以，老曲那么忧心忡忡我倒也不觉得是多余的。然而，不久老曲就给了我一个惊喜：曲大卫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我当时就为之感慨苍天不负苦心人。

曲大卫在参加钢琴考级时，曾弹奏过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他在转学到顺义县师范附小时，也是给那位本不给面子的校长弹奏这首《悲怆》才感动了校长，结果一分钱也没要就收下了大卫。大卫这个年纪的孩子能够弹《悲怆》并不新奇，问题是大卫似乎对这个曲子情有独钟。比起同龄孩子，他在学琴的路上所受到的磨难要多一些，他对于苦难的理解也应该更深一些，因而，他弹奏《悲怆》也许更有悟性。我觉得他是在默默地一步步地书写着自己的《悲怆奏鸣曲》。

尾声：钢琴，你是天使还是恶魔？

钢琴是人家西方早已稀罕过的东西，到我们的家门口也都百余年了。作为形体的意义已不再具有新鲜感可言，而作

为情感与精神的载体，我们究竟能够感受到多少温暖？

百年前曾有位英国的商人认为，中国这片人口众多的土地即便平均每 10 户人家一台钢琴，无疑也是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他充满自信地牵引着浩荡的船队，辗压着层层不驯的波浪，运来了大批钢琴。结果无人购买，终至沉落海底化作轻薄的礁盘。

这位自视很高的英国商人大概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民族，进入到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居然爆发了一场钢琴的狂热，迅猛而持久，像不同方位轰然而下的泥石流，带着骇人的呼啸震撼着江河大地。整体的冲击、局部的裂变构成一场大规模的动荡。成千上万人家购买钢琴，我国本来没有多少准备的钢琴制造业被刺激得一片癫狂，钢琴价格一涨再涨，奇怪的是涨得越快越刺激消费者心理。钢琴一度成了第一紧俏商品，胜过家电。懂行的人买，不懂的人也买；有钱人家买，缺钱的人家也不甘滞后。下岗工人即便饭碗端不上了，却也舍不得卖掉钢琴。尽管那钢琴在家中早已成了熄火多年的“壁炉”（其实是裸炉，要是凹进墙里边就好了，不占地方）。

没有人统计目前中国人家拥有多少台钢琴，但我想象，摆出来一定是一道逶迤壮观的长城。随着外国昂贵钢琴的进入，人们追逐的是进口的钢琴，就像进口的家电。而请老师缴纳的学费更是贵得令人咂舌。80 年代末一堂课收费在 20 元到 40 元之间，而到了 90 年代末竟涨到了 200 元 400 元 800 元甚至更高。维系在最低生活水准的平民们何以能达到这种惊人的消费能力？

曾经，在通往一家钢琴厂的那条泥土路上，我看到过川

流不息的车辆。沉重的打着包装的钢琴加重着汽车轮胎的负荷，轮胎把路碾出了坑凹，行在坑凹处扭扭歪歪，车上的钢琴就摇摇晃晃。时间一长，那条路就像老人的牙床，艰难地啃咬着滑动的轮胎，给人以深深的痛楚。

这条路上还有一些人力车夫，大多弯着腰以其原始的步骤把钢琴运送到火车站。沉甸甸的钢琴要比他们衰老单薄的身子沉几倍。我有理由把他们喻做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却没本事把他们变成一种艺术。

或许是他们沉重的步履把那条路踩得失去平衡？或许是买琴的家长因为走了那条失衡的路才导致内心的失衡？输送钢琴的路有无数条，不一定都这样坑坑洼洼，但是，钢琴路上输送出的沉重、艰涩、欢乐、痛苦却是同样的，已经导致许许多多人的心灵失衡。沉重的钢琴似乎本来就需要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中国人何以这样自觉自愿争先恐后？

钢琴的分量对于一个家庭构成的重压远不止经济上的。许多家长盲目地买了钢琴，不管孩子有无兴趣，千篇一律地强迫学琴，一种愚昧的攀比意识抑或一种肤浅的虚荣心理都将严重戕害孩子的心灵。或许追求高贵向往贵族成了 20 世纪国人的时尚，而对于贵族一知半解的普通人家把钢琴看做了惟一。为此，残酷剥夺孩子的童年已经屡见不鲜，而由此导致的夫妻反目、家庭崩溃像一片巨大阴影压得那些缺乏承受力的脆弱心灵几近窒息。

呜呼！当暴怒的父亲一巴掌将爱女鼻孔的鲜血打到象牙般白净光滑的键盘上时；当歇斯底里的母亲把儿子那嫩藕似的胳膊拧出一块苍老的斑痕时；当怯懦的女儿抡起菜刀砍掉

自己小小的手指时；当绝望的儿子纵身跳下高楼阳台时，那黑色的钢琴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是天使还是恶魔？大的投入、大的牺牲、大的赌注、大的失望；超国情、超现实、超人性、超爱情，这一切是可歌可泣还是可悲可叹？不管怎么说，钢琴狂热的出现是一次改变民族素质的热烈亢奋而又深沉悲壮的奏鸣。

历史将会记住 20 世纪末的中国平民如何心甘情愿、勒紧裤带所进行的西方的奢侈的游戏或曰追求。在我看来，那一片片丛林般倒伏的凝聚着几代农民血脉的手臂，颤巍巍地伸展开来，攥紧拳头使血管暴凸，接受着悬垂倾斜的贵族的吊瓶，在不乏痛楚的呻吟中，数着泪珠状的血液，一滴一滴，坠入钢琴之梦。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家要培养一个钢琴家有多难？一位学钢琴的孩子家长曾拧着眉头，聚拢了一脸深深的褶子对我说：“培养个国家总理也不用三四岁下功夫呀！”成不成钢琴家姑且不论，只要真正踏入学钢琴之路，都将进入一段苦难的历程，因为是在中国。中国还很贫穷，还没有达到买一台几千元的钢琴供孩子玩耍的程度。即便是为了给孩子以艺术熏陶，也绝不是那种潇洒的熏陶。在全国任何一座城市几乎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家长，他们冲破自身种种限制与束缚（经济上的、精神上的、生理上的）携带孩子踏上学钢琴这条苦难的历程。

在重庆开往成都的那列特快列车上，经常会出现一位瘦弱的母亲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孩。这对母女与列车上的乘务员都混熟了，每次上车，乘务员都会热情地给她们安排座位，小女孩高兴地冲乘务员一笑道声谢谢，便赶紧从书包里掏出作

业本伏在车窗口的小桌上做起功课。小女孩的书包好沉，里面装有十几本乐谱。那位瘦弱的母亲面容憔悴，在炽白的灯光下，显得更加苍白。她疲倦地将头仰靠着椅背，微微闭上双眼。列车行驶中偶然一下晃动，都使她紧张地睁开眼睛瞅瞅女儿。她们母女每个星期六夜晚都要乘上这趟特快列车，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成都，找四川音乐学院的老师学钢琴。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连续几年！

这是怎样的奔波！列车上的乘务员无不为之感动。到了冬天，母女下车后更加艰难：刮风下雪，母女俩在天色未明的成都街头互相搀扶，为了省点钱，她们拣最便宜的饭吃上一口，常常因为下车太早，四川音院的大门都进不去，就只好在寒冷中跺着脚。

母女俩的苦行终于感动了“上帝”。“珠江奖”全国钢琴邀请赛（业余组二组）比赛中，这个女孩夺取了第一名。她的名字叫陈萨。正是这个陈萨，六年后，她在英国利兹国际钢琴大赛中一举夺得第四名，因此而惊动了世界。

那时候，当地报纸以《火车上跑出的冠军》为题，报导了陈萨母女几年来学琴之路的艰辛。李白的“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有志者，而这一代孩子在键盘上留下的辛酸苦辣又能影响几代人呢？

青岛有两个考取中央附小的钢琴神童，人们只是为他俩的出现而惊羡，有谁知道他俩学琴之路充盈着怎样的苦难呢？其中一位姓申的神童的母亲为孩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一方面惦记着家中的丈夫（她在北京陪孩子），一方面每天为孩子操心忙碌，大热天她两头放心不下，就像被两根纤绳扯来

拽去。她不得不奔波于青岛至北京的途中。回到青岛家中匆匆忙忙，得不到休息，赶回北京仍然匆匆忙忙，无法休息好，结果有一次她从青岛赶回北京，一下火车就一头栽倒在月台上。幸亏被民警发现及时送到医院抢救过来。

漫漫钢琴之路，谁能体味这段苦难的历程？家长是脆弱的，孩子更加脆弱，可不管你怎么脆弱，你都得去接受沉重。

只是，我可怜那些过早过多背负沉重的孩子，他们被残酷剥夺了童年，他们在极度的痛苦中被扭曲，我真怕他们幼小透明的心灵会被压碎压扁……